十三

中华古籍保护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三

行狀

宋節孝徐先生行狀

王資深

先生諱積字仲車姓徐氏世爲楚州山陽人曾祖崇祖奭皆不仕父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事先生自爲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毅如老成人羅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携先生育於陜右外家事其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一[illegible]諸婦大笑

之翌日復如是哭不已旬日彌[illegible]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少喜鼓琴奕碁皆絕人射百步外發必中能馳惡馬嘗乘醉入華山逢巨寇視之若無人寇不敢害十五歲奉母自陝右歸楚晝治生夜讀書達旦太夫人憂其疲夜戒使休乃就枕伺太夫人寐讀書如故治六經喜難注䟽有不合者輒加點竄嘗恨康成不同時與之問辨諸子百家誦一過不忘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獨以別室處之遺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一衲裘以米飯投漿甕中日食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終不可違嘗曰吾於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歸侍太夫人與二叔父居無何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於是請二叔父先取所欲餘書十篋弊屋數間而已先生怡肰受之叔父歿家事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脆

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和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之聞者皆不平强使歸金葉先生終不受平居日未嘗事聲律及試有司亦以賦中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為太夫人壽數往返先生終拒之一時儒宗鉅人與先生文字相應答不敢以其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時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予非敢怠嗣固有待也先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行柰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山陽太守蔡文慕其高行躬致酒穀粟帛奉太夫人使者日踵門詞起居又勸

石紀先生行事于州序太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復甦哭不輟聲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身至雪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困委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溙造廬下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婦瞻仰如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决皆悅服而去不敢復造有司毎歲甘露降於墳域必逾月郡縣吏民無長少日至東郭焚香致恭競獻粟帛藥劑悉無所受鄰邑之人環廬擁道移市就之踰月乃止太守迎先生入學歲四月降甘露於所舍太夫人墓左側杏一本兩枝數年矣一日兩枝之端忽漸相向踰時遂合今尚存也先生自郊外居州學教授舍尚設考妣几筵晨昏起居親執爨滌罷饋食如生冬以火温衾席夏揮扇去蚊蚋思毋平時所甘日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先生嘗患鄉飲之禮廢久不見行白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其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盖千人其

後公卿部使者薦之滋多朝廷命以官就除州學教授教學者以正心養氣四字為先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易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夫上謁請見無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十餘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遺之使歸天文之學尤造其妙星辰躔度若辨白黑門人問之答曰昔人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處鄉校三十年事先聖如一日籩豆罷皿必自盥濯春秋釋奠朔旦釋菜必數日齋戒諸生無家者每歲時置酒與之飲其殁于學者皆葬徐氏地中無人奉蒸嘗者數百人設廣坐祭之自少戒殺見聚螘惕肰惟恐践之未嘗誦佛書而每論佛必得其要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於論天下事則滾滾不倦有客自廣東奉使歸見先生語邊事先生因論二廣山川險易堡寨踈密番禺鎗

手利害口誦手畫若數一二使者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徐公是也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不獨用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先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其子書之作大河詩二百韻一夕乘興自書不攺一字嘗曰文字在胷中出之未暇者不可勝計晚年益好觀書目力視小字不衰自得耳疾不發遠書其欲答者率以小詩報之肰詩亦不至京師居官得禄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嘗問有無至親舊之急難則罄所有赴其急或脱衣衣之率以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嘗一日絕禄而家徒四壁立先生始受知神宗皇帝數詔召對而先生以耳疾不能從仕故元豐七年屢有粟帛之賜元祐元年朝廷以便就除揚州司戶參軍楚州教授紹聖三年特攺和州防禦推官今上即位攺宣德郎皆非常制累乞致仕皆不報至崇寧二年春朝廷特除提舉西京嵩山中嶽廟逾月終于舍實五月一日也享

年七十有六臨終門人至卧内問起居遽以衣覆其首曰不巾不敢延坐又謂其子曰君子命在須臾恍惚之間然而不敢少忘禮義并舉曾子易簀之事因誦檀弓一篇誦畢而化大觀二年五月哲宗實錄院取索文集數十卷并行狀載之國史政和六年緣内外臣僚薦請賜謚節孝處士先生前此二十年間一日枕書卧既覺忽冊間大書曰五月榴花不肯開直候徐郎来筆踪奇異不類人世書臨終之日所居震動移時若有百餘人曳車以往鐘鼓之聲喧然閭巷

一愚婦人死而復甦曰適道傍見大宅扁高門榜曰徐先生宅後數日先生卒以六月十三日葬于東郊是日門人會葬者盖千人夾道擁觀無不流涕道人徐神翁在泰州每寄聲問先生呼先生為兄先生既殁長女與其夫王仲穎詣海陵見翁問先生何之翁遽答曰仙去也先生娶李氏尚書郎紳之女再娶亦李氏越州新昌令景先之女子四人女四人有歌詩雜文訓解數十卷藏于家資深於先生實為姻家故聞見親炙之詳且舊者莫如資深謹撫其行事之實

不敢少文其辭也謹狀

皇明　南京刑部尚書沈公行狀

明翁世資（工部侍郎）

公諱翼字克敬姓沈氏其先自東魯徙居淮安之山陽公生而穎異峻發日誦千言弱冠入郡庠習詩經凡天文地理時令人事草木昆蟲鳥獸無不洞達其微而識其名且攻舉業日夜不輟嘗手編三場問答迄今淮之有事場屋者宗焉宣德己酉領鄉薦明年登林震榜進士第正統丙辰擢南京刑部主事改戶部以外艱去辛酉起復仍拜戶部公長於計畫且勤職務凡天下倉廩之虛實戶口之登耗與夫山川之險易賦稅之多寡無不周知時雲南思任發梗化地方弗靖

朝廷命靖遠伯王驥率師討之以公爲轉輸使適雲南連歲荒歉公至區畫有方糧餉充足乙丑壯虜來庭

勅公徙置東昌平山公竭力撫綏夷用得所丁卯廬州民以田土相呑併訟于

朝命公往直之公判其曲直各得分願又奏減

民田額外之税五萬餘石人皆悦服戊辰
朝廷以公賢勞
錫以勑命進階承德郎己巳陞郎中當虜冦犯
順京師戒嚴芻糧少積
朝廷以公久在户部計慮精詳不次進爲右侍
郎公感恩圖報盡心經畫國用以克尋奉
勑協同總兵平江侯陳豫於臨清等處訓練士
卒䟽築城隍式防姦宄仍兼督漕運接濟京儲
景泰壬申
賜誥進階通議大夫癸酉陞南京户部尚書朝
議稱快公赴官在道適山東阻饑民流離轉徙
朝廷復勑公暫留賑濟民用救寧比到官持公
道袪宿弊部政一新部署歳久日就傾頽公極
力新之南京倉庾多縮公多方蓄峙視昔有加
丙子進公資政大夫追贈二代考妣天順元年
公累䟽乞骸骨
詔賜致仕公即日上道抵家課子弟力田農日
與宗黨耆舊暢飲不知老之至而力之疲也忽
得微恙弗起年六十有六嗚呼老成凋喪曷勝
哀悼公性狷介不阿狥人雖有善者稍不義即

面斥之不假以辭色故人亦皆敬憚焉待宗族極厚處昆弟篤友愛凡上世所遺産業悉推與之無所取居官以廉慎勤自許誠治世之良臣也

浙江布政司叅政劉公行狀

白圭（兵部尚書）

公諱安字志康姓劉氏今以高姓稱者從高祖母之姓也其先鳳陽泗州人六世祖仕宋為宿州安撫使

聖朝混一之初祖再八徙居山陽因家焉父楚公幼而警敏衆目之曰英物也九歲失怙居喪若老成人既長質貌魁偉舉止端重一朝感霜露之濡撫松楸而嘆曰安不幸蚤孤固不得孝養父母於生前茍得顯親揚名亦不失為孝子因謀諸兄釆芹泮庠肆力於學事諸兄尤謹敦睦親舊遇長幼慈愛均一交友則敬信有禮性寛博與物無忤釋褐補上舍生宣德癸丑擢知南宮縣篤於自守勤於自治凡利於民者舉行之害於政者袪除之民迫於饑寒公課農桑使足衣食俗過於質樸公興學校俾知禮義且政尚寛恕公庭或旬月不笞一人起義倉濟貧

而不能食者置義塚葬死而無所歸者賦役適重輕之宜居民無流離之嘆宣德甲寅夏旱且蝗公虔心致禱三日乃雨蝗亦頓絶是歲鄰邑皆饑惟南宮大熟乙卯歲鄰邑復蝗獨不入南宮大熟民歌之曰侯宰南宮民和政通蝗不入境今之魯恭頌聲播諸遠邇時有賊張普祥等號白蓮會作耗河北搔動

朝廷索之急公捕其黨仲伍等檢其家得簿書一載從妖者姓名吏欲送府以窮治之公不可亟火之全活幾萬人邑南有李氷廟碑高丈餘

歲久祠頹碑且仆公一日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石甚巨非數百人弗能起告於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亦起立公以銀觚奠神就付諸廟中又具其事　聞且請新其祠

詔許之召工薙草萊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輪奐之美偉然爲一邑觀正統辛酉春公慨科目久乏人乃割己俸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立坊是歲

予忝中鄉舉遂以前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厚出俸金以贈之自是人才多所造就科目屢有人矣公嘗遘疾民張宗禮等刺刀禱于神九載滿秩民攀轅臥轍者數千人塞道不能行環拜而泣公亦泣民脫公靴留邑中比諸甘棠既又詣　闕借寇不果民心悵悵如赤子之失慈母已而被薦陞知杭州府民衆事殷前此爲守者難於勝職公處之易易如庖丁解牛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上官稱其賢卓然爲浙江諸郡守冠尋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且二年一日病革告其室滕氏曰吾得下壽沒吾寧也願汝善撫諸孫言畢而逝

墓誌銘

趙公師旦墓誌銘

宋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灋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

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説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三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無一人亡者初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禄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将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

州録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城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禄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城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尚書楊公墓誌銘　亡名氏

淮城楊安狀其弟尚書公行來請銘按狀楊氏世居吳江南洲莊祖壽益徙居淮陰爲淮人父懋子四恭順安靖靖則尚書公諱也字仲寧少有大志頴悟不凡初登進士第授官庶吉士累遷刑部尚書階資政大夫以事免尋

命出使安南旣還授左都御史未幾以故終於第得年三十有八生以至正庚子四月初二日卒以洪武丁丑七月初八日父兄奉

旨攜塋周至淮以是年九月廿一日葬於柳淮

鄉之原子一小字當當嗚呼悲夫公平生自負
忠赤東書入　京不十年位崇台輔推
恩及其父母此布衣之極猶以為未盡所志踰
海嶺抵絶域欲立奇功以自表見於世為可以報
國報親夫何一跳不察齎志而逝嗚呼悲夫因
為之銘銘曰

天不靳才俾之於人已成而折匪造物之不仁
既昌其祿崇其勳天實眷已及其親當思憖遺
保其真始終失慮復何云天錫厥終全其身洪
恩沛澤思無垠終養有兒子姪勤靈其昭昭庶
無媿於斯文

尚書金公墓誌銘

明高穀（大學士）

景泰五年二月二十日淮陰金公以疾卒于官
訃聞
上為之嗟悼輟視朝一日　命禮部諭祭遣官
即其家造墳安厝棺木賻儀咸出特
恩其待公者可謂至矣然猶念公始終宣力勤
相國家贈沭陽伯謚榮襄以酬其軍功嗚呼若
公者可謂無媿於所生無媿於所學也初公讀
書邑庠慱聞彊記其志蓋已不凡永樂閒第進

士拜監察御史激揚繩糾緯有能聲當時咸以公輔期之繼而巡歷廣東江右賢聲載道豪民史慶真猖獗兩浙閒人莫能制衆推公往捕獲之寘于灋居父憂

詔特起公爲陝西按察司副使虜酋槖兒只伯寇邊不靖公督運軍餉早夜不怠未幾陞僉都御史提督西夏兵馬公素閑孫吳灋與諸將論兵指授方畧往無不克尋陞副都御史仍握兵柄西虜聞者心慴膽落不敢南犯暇則詣黌宮命諸生講讀經史有餘力則教以習射演武以其地臨邊境備戎禦敵逾年召還陞刑部尚書推讞疑獄出人意表持以剛正存以欽恤然後發無不中外雖甚嚴内則平恕由是刑無濫及閩人鄧茂七聚衆山寨僭稱僞號殺戮良善郡邑爲墟朝議非公不能了此

勑命輔行總兵事軍中事無大小悉聽處分公惟以安輯爲心撫順爲先弗迓克奔誅其不用命者全軍而還公聞母太夫人喪適南征渡淮匍匐過家慟哭就道陞　太子太保兼戸部尚書以言者改工部尋復其舊公以二俸兼支懇辭

上曰卿於國家多用心但恐賁不酬勞耳祿其可辭進光祿大夫感激知遇早夜思以便國利民多事以來邊儲匱乏饑饉相仍公殫厥心力籌畫罔懈錙銖出納明白蓋其心無所私公濟天下人或不足其所爲公曰爲國任大臣之責苟有可以安民生拯時艱者寧受謗不辭聞者歎服由是羣小議息得以竭力行事其忠君愛國多類此公諱濂字宗瀚其先居北平漷縣洪武間徙淮之山陽襟量弘濶權度精明愽識高才勤于問學雖暮年皓首於經史猶能記憶成誦喜汲引士類人有善必奬譽之平居威重凝肅而接物愈恭人或詞厲理直容納不拒由其所養既厚故其及人如此今年春疾疾復作夢寐間彷彿見郎吏稟治官書公答以有疾不行閱三日而卒享年六十又三嗚呼公於古人何不可及哉其任耳目司風紀誅豪強平寇賊督軍餉整邊務平刑益賦重儒下士無一不合乎道與古賢豪殆不相遠然而清介峻厲有若韋思謙謀謨經略有若范仲淹振肅綱維有若狄兼謨寬平公恕有若李適之綜理周密有若杜

元凱公既沒朝野之士與夫將校胥吏兵民商賈謂非公不能任斯職理斯事向者之諷今則沮焉古人云公論必於身後而定其斯之謂乎

公歷仕

五朝精忠偉望卓肰爲一代名臣其遭遇眷愛生榮死哀可謂無遺憾矣是宜銘銘曰

長淮之陰土厚水深篤生賢輔果毅潛沈遭時致用舟楫雨霖文章黼黻佩玉華簪勳庸經濟大貝南金安貞之操忠義之心不謂大化俄肰見侵

當宁興嗟士庶呻吟佳城峩峩宰木森森生榮死哀照耀古今

武昌府同知潘公墓誌銘　金銑

成化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武昌府同知潘公卒于家其子全以公門人鄉進士馬鉉狀請銘納諸壙公淮之山陽人諱亨字從禮世業醫母程氏以宣德戊申十二月五日生公於新城北辰坊幼而聰明長入邑庠敏於問學即負盛名景泰丙子以禮經中鄉試屢上春官不第卒業太學壬辰謁選得四川順慶府同知時同鄉張

公海爲守同心同德處事公而勤率屬正而嚴
在官無惰吏在野無惰農境内大治下車未朞
月迎母就養自奉雖薄養志極滋味民皆化之
監察御史何公清理戎政移文數溢者受上賞
不及者罰公受檄不以賞罰介懷直道而行不
誣民以要功不縱姦以弄瀆所解軍士數不及
額侍御始則銜之及勘案牘一一可據終服其
公戊戌四川省坐造綵段五千疋前是所司製
造不如瀆者自守而下降官有差藩臬羣議舉
公董其事公齎白金二萬率群吏至杭不終歲

完進中度羡餘還官臺省大加奬慰己亥母歿
哀毀踰禮扶柩歸葬服闋改任武昌府適守缺
公視篆半載斥期將及巡撫都御史馬公知公
爲能官薦爲守疏未及上選部先已銓注廼寢
比諸吏曹考績公居上上例在陞四品之列新
命府貳當陞而待選日久者增其禄視守仍同
知府事不從者聽公曰增其禄非不榮也顧未
得專城終難以行其志廼請暫歸以待時及家
未數月以末疾卒于正寢得年五十九公平生
儉約不尚浮靡非朝祭之服不紈綺非宴客食

不兼味毋以古之清苦者自擬且詩詩言言于孫性喜吟咏退食自公往返仕途凡一景一物感於情者一於詩焉發之有遺藁曰氷壑老人集銑於公爲里人差有一日之長道同氣合銘可得而辭乎乃節其狀序而銘之銘曰

德以學殖位以才充佐守爲政同寅協恭武昌視篆寛猛得中行孚上下惠及困窮獻績考[illegible]進秩宜崇從好懷寶待時効忠胡爲感疾遽爾令終其命也夫嗚呼潘公裁培可據後必顯融

尚書葉公墓誌銘

李東陽（大學士）

太子少保戸部尚書葉公既寢疾遺命欲得予銘盖予公從子副都御史贄同年進士且與公同朝久知公賢故也訃至之明日贄弟寶奉戸部尚書侶公大器狀来請予以公意不復辭按狀公諱淇字本清其先金華人自宋宰相衡爲官族曾祖諱顒以詩名世所傳樵雲獨唱者也祖諱士廉

國初戍淮安公生而長身脩髯見者知爲偉器景泰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天順間坐累出知武陟縣連丁內外艱改清江寶坻皆有惠政

成化初用太僕卿張公諫薦超擢廣西按察司
僉事南丹土官侵掠臨邑公躳爲撫定城栁城
洛容以遏流賊蓄水通粟以濟饑民賊據南寧奉
勑督捕擒其首惡荔浦賊甚熾承都御史朱公
英檄勦平之
詔賜綺帛各二疋時俘一男甫七歲及再以內
銀去朱公道遺一俘婦公詢之即兒毋也乃以
配園丁劉改山東遷陝西副使領岷州兵備松
番賊久爲邊患公至則以兵俘之又會兵勦洮
州賊甚衆擢河南按察使尋拜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鴈門諸關歲屢歉發廩賑
卹所活不可勝紀垣曲流民嘯聚至數千督有
司撫之亂竟不作調大同兼賛理軍務請設井
坪千戶所又增築諸堡減加徵草數罷土兵戍
邊之不便者
孝宗即阼召爲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進尚書
加　太子少保或請設三司于鄖陽府公以非
舊制寢不行有姦民獻大名川地爲　皇莊貴
臣主之牢不可解公用羣議卒歸于官哈密夷
爲土魯番所陷守臣請暫給廩食處之內地公

曰是自貽患也遂弗給中帑告乏公議折鈔錢
清船料起存積及　王府田租從有司徵納以
省侵擾其額外陳乞者後先相繼多據理止之
間以疾告
上命醫診視遣中官禮問于家小愈輙力起視
事比疾再作具疏乞休
優詔賜許給驛歸其鄉卒時年七十有六是維
弘治辛酉八月四日
朝廷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如制特贈爲　太
子太保蓋異數云淇亮直無僞言論灑然每事

持大體不務瑣屑初仕連蹇自爲縣以至臬司
回翔二十年以内憲領鎮又數年久在外服皆
能稱事與職
今天子更化之初入陟曹省及爲尚書愈自奮
厲中有操執不奪權埶章奏剴切皆憂民愛國
語此予所及知者其詳則皆狀所云也銘曰
長淮湯湯湯公居其陽仕也有歸殁也有藏東兖
西秦壯徼南荒出領民社入躋廟廊兵食之計
功名之塲為身孔艱道阻且長卒棄其勞以佚
自將壽本天畀人謀實良公有舊墓其封若堂

是曰大歸終無毀傷贈秩
賜葬于前有光榮名煥章道路是望百世之下
尚書之鄉

知府陳公墓銘　顧達

井妖肆毒古鏡埋煋澗猶吐臭幽蘭沉馥我維
劉正彼能反覆卓𢧐循良乃遭乎凶人之誣辱
嗚呼鏡之垢刮之彌明蘭之枯曝之彌馨清風
泠泠勁氣稜稜壽穴藏銘千古長扃

叅議趙公墓銘

萬鈞銅柱拉之不折千石金鐘撞之轟烈

副使韋公墓銘

霞蔚雲容江掀山拔公之文勢壁立千仞矢穿
七札公之直氣寵豪切齒力謀擢折閫廣才賢
思公提挈海宇金蘭愛公果決鑿堅石銘藏寂
居穴德則孔多流光後哲

河陰令張公墓銘　葉天球（戶部主事）

百代偉人曰晉靖節五斗飄然三徑高潔孰起
其後有美檜泉河陰遺愛五載歸田彼也非時
此也厥世峻節清風彼此一致賦歸有辭遺愛
有碑世有疑者孰此以之嗚呼檜泉而今已矣

孝子文孫是謂不免清口之東有岡崇崇勒銘
玄室用昭無窮

淮川張公墓銘

邵経濟（工部主事）

渕彼淮川有浚者源平章元慶于崑肇傳德澤景儀維曾維祖廼僑于京廼甸于楚考素耀德曰惟檜泉河陰讋愛淮土祠賢爰及邵孺淮川是妣鞠而捐而千古遺恨繼趙再捐感令懷先泗壇九土慟徹九川藩侯纂言太史紀録芝生兎馴奇徵髙躅英英淮川燁燁其雋摛藻飛葩流潤點絢鞫藝啓奥測彖考玄蒼皇訊奇汲冢超禪謨典旨徵三試南畿孝殷仕弛吾道臯比毅皇初祀弓旌下士匪経弗庸匪行弗孛惟淮守楊淮川是徵隱約以閑遷延来征宰臣明銓策我淮川弘詞有作國士無先柱史再核擢用以日松菊蒿萊李梴荆棘長卿病肺黔婁免官孝惟義養禄以引恬鵠羽懷情考槃注念春煦秋暉朝熏夕覛灌畦匪拙緯蕭匪勞曷飲于鄉曷冠于朝檜泉即世戚莫與涘爨弗析姑禘可共歃應

詔著吟歸省陳編空谷颯颯白駒珊珊椒桂有

芳松鍔無實惜也淮川挍老嵓石彼伉者王惟德之行偕老允言匪曰未亾題湊攸戒龜筮既辰庭撤兩奠旌引雙輴有子曰潢有孫曰果陳旆沈常二女是保清口崇崇龍岡盤盤槐風松露喬此銘鐫

參政史公墓銘　金銑

賢哉史公才德竝隆居家孝友立朝清忠詩文專美書灋尤工顯融中外進退從容名滿天下儀刑淮東樂天知命壽考善終近城百武若防其封過者必式千載清風

參將周公墓銘　楊循吉（禮部主事）

聖眀建國德際四域来貢來輸有粟載塗輓者萬艘由彼漕渠潭湋淮府乃握其樞既立之帥必有副貳簡在帝心孰曰其易周公洵美宿閑于運執德清儉士以甦困匪直積勞實著嘉問參戎爰陟雄畧彌振昔饋闔陝剌揖河流繼灌呂梁泉源是求勤瘁罔懈念國思酬跋涉川陸萬里歲周堂堂帥閫克宣謨謀公病不起士庶悲悼仁人永淪奔走相弔有

功不刊有墓永存百爾子孫謹護其垣列銘昭德與石同堅

少卿顧公墓銘

蔡昂（禮部侍郎）

榮名顯爵世以相角我則不知棲心澹泊捷徑旁蹊舉世競趨我則弗如抱朴以居寧闕其逢弗喪其有我所自蘄終始無咎東原之東隱隱隆隆一丘高枕萬古清風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三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四

先賢詩文餘録

騷

吊伍子胥辭

明高啓

覽勾吴之故墟兮灌莽鬱其蘢蓯館娃廢而為沼兮歸伍胥之遺宮奚千祀而勿毀兮繄若人之宛忠昔窮遁而渡江兮奮孤跡於羇旅既入郢而雪耻兮又棲越而攘侮使彼吴之强大兮非夫子而孰為何夫差之自喜兮遽忽戒而荒娛陳昌言之悃款兮寔不忍視國之佔危衆以

子為回信兮肆譊辭之詆欺夫豈不能全身遠適以自庇兮顧先王之舊德卒待隕而何言兮恨終不能寤君之變或載鴟夷兮浮遊魂悼悼兮在中流江神念子兮哀憤鼓洪濤於高秋嗟君子之出輔兮訖不顧為伊皐使言從而志行兮致雍熙之陶陶何齟齬而多患兮惟重華之不可以屢遭鄂侯諍而就醢兮龍逢諫而見屠蓋自古而有之兮匪夫子獨罹乎此辜身雖殁而義安兮又舍是將焉索彼循默而苟容兮寧於[illegible]于此頷想子猶念夫故都兮或乘雲而來歸顧荊棘之多露兮應攬涕而歔欷余亦何為而感慨兮懼直道之墜也聊陳詞而表烈兮亦邦人之志也

古歌辭

渡伍員歌　　楚漁父

日月昭昭兮寖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日已夕兮余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將柰何

匡衡歌　　漢諸儒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束晳歌　晉元城邑人

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

詩

四言古詩

贈王僧孺赴錢塘令　梁任昉

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名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

忠烈詩（并序）　徐節孝

皇祐四年山陽趙公以賛善大夫守晉康未逾厥月儂智高起於廣源遂及邕州賊乗其鋭勢如飄風突至晉康乗城而闘公率羸師數百身爲扞蔽手殺數十人又射其二驍帥應弦俱倒賊勢雖沮而其徒大至盡鋭攻之於是軍吏輩請公避賊公曰全家喫着是國家底於是三百羸師人人爭奮血戰而後死卒

無一人亡者其赤心義烈貫通白日遂令此曹舍生取義此君子所以爲公泣也盖歷代之禍姦臣賊子所以得遂其惡者以肉食焉者避其難也如令不避其難何姦之不可除何亂之不可平耶如此則王莽之徒不得簒其國王倫之徒不得賣其君安有世爲其臣世食其祿并其國而賣之者乎至如褚彦回輩是肉食而避其難者也聞公之言其亦自訕於地下矣問者曰公之死節其義則然然而何益於敗答曰守義死節不論成敗計成

敗而後爲之者是庸衆人之事也且智高本謀出人不意而攻其所不備也如使兵無留行直指番禺則其城危矣番禺所以得紓少日以脩備禦者以康州力戰與賊相持故也則廣州不陷者康州之力也何謂無益問者又曰假使曠日持久能爲睢陽之事乎答曰凡全城者所以全人也使人相食魚肉其民此康州之所不爲也然則爲之柰何曰必不得已北面再拜以謝朝廷伏劒自殺以謝百姓此康州之所能爲之矣嗟呼使康州而無

死何義之不立何忠烈之不可為耶故為忠烈詩云

在昔皇祐蠻黨交搆聚爲伏梟起爲攫獸出人不意其鋒甚銳州無敵州城無守備所在奔亡賊勢益張横身扞蔽爰有晉康巋兵數百摧堅沮敵殊死血戰氣吞逆賊按劍一呼皆裂吻拆凶焰方熾公方厲視人方憂死飽食鼾睡勇如項籍哀歌惻惻爲虞姬泣康州不肰忘其妻息猛如敖曹強梁粗豪伏藏于橋康州不肰坐叱凶妖李陵壯夫終降匈奴老母何辜顔魯雖賢所守不堅大節不全奇哉康州其勇絶類以義配勇其本在内不動如山不傾如地何物可搖何兵可制如令不死社稷所恃如令復生可備宿衛佩刀騶乘執戟殿陛用之朝廷朝廷之綱使當一面賸於金湯無疆無界人迹鬼方知有斯人中國之光若斯人者決不狥利肝膽可瀝頭壁可碎生乎由是死乎由是生亦可貴死亦可貴死而有子時方三歲死中得活此乃天意使世其家世爲忠義子子孫孫永不失墜我爲此詩激勵萬世

五言古詩

淮陰祠

明楊基

朝登韓信城暮謁淮陰祠荒祠屋瓦落古木聲差差當時握漢兵劉項相交持舉足有輕重不負高帝知區區假王封何足遽見疑全齊七十城寔爲陷穽機盧綰且稱王耻與絳灌隨居常猶怏怏握手逢陳豨事起倉卒間不意咸誅夷呂后固不仁酇侯亦忍爲先王重報功無乃此道虧至今淮水南落日啼鳥悲津頭有漂母一飯竟哀誰

淮陰祠弔古

涂相（御史）

朝發廣陵城莫至淮陰道春橈艤芳渚萋以王孫草慨然思韓侯於焉薦蘋藻英雄困草莽惡少故相惱按劍不一施千金還自保行營萬家墓猛志寧在小聊投城下釣六合期電掃時來築高壇橫空馳騕褭談笑七十城一呼全齊倒四面鷄鳴歌垓下收旗纛還報隆準公腰佩黃金寶颯爽瞻英姿淮波濺清昊衝冠一長嘆振風舒鬱抱

擬魏太子鄴中集

南宋謝靈運

陳琳本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曛黑哀哇動梁涘急觴盪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詠春雪寄族人治書思澄　何水部

可憐江上雪迴風起復滅本欲映梅花飄悲似玉屑朝鶯日弄響暮條行可結咸言不適時安知非矯節

贈王左丞僧孺

欄外鶯啼罷園裏日光斜游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長墟上寒靄曉樹沒歸霞九華暮已隱抱鬱徒交加

贈鮑參軍照（戎行）　江淹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狥義非為利執羈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

士氷為漿晨上成皐坂磧礫皆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鵾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贈何殷記室　王僧孺

掩映出南浦驅車送上征颯颯曉風駃瀁瀁晨川平不肖予何惜無貲爾勿輕儻有還鄉便一言訪先生

次徐仲車因婁行父見寄之詩　宋黃庭堅

前朝老諸生太半正丘首投荒萬里歸煩公問健否往時望江宰今為夏津吏它日可教之玉音尚無棄

酬徐仲車見寄　秦少游

渭清非勝涇蘭芳本無慕我生季葉中乃與古人遇職當供灑掃匏繫愧遲暮來章感存沒三讀淚如注

徐仲車食於學官吏或以為不可欲罷去之太守不聽禮遇如初感之而作

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廢賢哉黃次公鑒裁實

精詣殷勤謝督郵此丞乃廉吏重聽庸何傷善助無失意古人骨已朽来者復誰繼仲車天下士固非許丞類至行通神明問學有根柢若充老更聘自華風俗弊太守前已聞粟帛俄見賜柰何少年子輒劾督郵事道喪賢哲窮聞之為流涕人心如其面雖以一律揆所望在次公督郵何足議

北辰烈婦　　徐節孝

海水猶可泛君身不可犯淮水猶可瀦君名不可汙鸞鳳猶可馴冰霜猶可親不是雲間月即是月邊雲

次韻答張文潛病中見寄

與君涉世網所得如鈎温念昔相乖離俯仰變寒暄把袂安可期寄書囑加飡三年汝水濱孤懷誰與言末路非所望聯鑣金馬門校書多豫暇玄談到羲軒詭云叅箸小史書垂後昆匪惟以舊聞牴牾良可刋比狂病中任筆端淮海奔亟駕問所苦兀坐一室閑晤對不知夕歸途斗星黏平時帶十圍頗復減臂環君其專精神微恙不足論愷悌神所勞此理真如絃

感龝和張文潛三首

汎汎河中舟莫繫河上柳君看道傍葉行人一揮手枝條旦旦空顏色何可久坐恐霜霰繁諸媚歸一朽我有千丈松亭亭不可揉生在孤峰上獨與雲霞偶羣形靡且紛不與較妍醜群動日夜馳而以靜爲守守松者為誰白髮無憾叟蓬蒿可蔽身糟糠可餬口言者寓於詩默者寓於酒誰知杯酌間便是無何有念子於我深我於子亦厚記我守松篇行行重回首

張子非不厚涕泗中夜起蘭蕙雖已衰松筠正堪佩君愛蘭與蕙忘我筠與松君愛洛陽官壽我淮上翁翁如楊大夫其心甘賤貧不投天祿閣却反離騷文騷人雖已歿萬古為忠魂欲知冤憤氣但看蒼梧雲冤情寄湘水冤聲寄湘竹年年霜露時夜夜秋聲哭

龝風一何慘物形隨以變秋風如無情虫鳥聲俱愁我無外物累但有屋中鷰翩翩勢將去聘聘如有戀此物雖至微其舊殆可念而況西郭交年將歲五指南城文字間東皐松竹裹氣類亦相合老少兩忘齒昔居吾舍傍今在河之涘

船頭纜將解船上桅將起留君恨不早此後定難止如何舍我去處我復何以君看淮泗間一派良可喜從來病濁汙而今稍清泚人方涉其流冠纓殆可洗此行君樂否一千五百里未見洛陽山先見洛陽水

題湯福新墓碣

明李叔荊（編修）

洵美昔君子耆年壽且仁浮名謝羈鞅與世自殊倫興利著深恩輕財重交情資乏給軍餉保障念比鄰山陽衍名昆螽斯至詵詵成家見三徙閥閱淮之濱居民聚仁里今譽日以新太山

訖云頹九原即千春封丘委幽朔碑碣流清芬嗟予緬前修何由起斯文興交托哀此涕淚欲沾巾

七言古詩

韓信

黃庭堅

韓信高才跨一世劉項興亡翻手耳終然不肯負沛公頗似雍容得天意成皋日夜望救兵取齊自重身已輕躡足封王能早悟豈恨淮陰食千戶雖知天下有所歸獨憐身與噲等齊蒯通狂說不可撼陳豨孺子胡能爲予嘗貰酒淮陰

市韓信廟前栢十圍千年事與浮雲去想見蕭侯决是非丈夫出身佐明主用舍行藏要自知功名邂逅軒天地萬事當觀失意時韓生沈鷙非悍勇笑出跨下良自重滕公不斬世未知蕭相自追王始用成安書生自聖賢左仁右義兵在咽萬人背水亦書意獨駈市井收萬全功成廣武坐東鄉人言将軍真漢将兎死狗烹姑置之此事已足千年悲君不見丞相商君用秦國平生趙良頭雪白

韓信荒城

蔡昂

漢家司晨鷄用牝真主南巡将星殞蒼凉故國弔遺踪落日清淮去無盡王孫不歸城亦荒沙頭草樹紛成行尚有千年不平氣化爲雙劍騰青蒼

過漂母墓

明唐肅

昨日下淮河船河流滾滾不見天逆風一日行十里黃牛黑驢牽不前今日過韓信城城邊蕪荒田不耕人傳韓信此發跡至今城畱韓信名當時乞食向漂母母哀王孫心獨苦一朝富貴報千金不記淮陰少年侮我来不弔韓将軍悲

歌獨弔漂母墳英雄貧賤少知己不在男兒在女子

上趙少師　　徐節孝

義高徳厚賢在躬進榮退美光初終越有神明相元功疾憂之外康寧中乃眷乃顧爰徂東徙御雖寡人望雄其高可仰厚可宗玆行允美江淮風父老相呼告兒童三朝無事繄厥忠公謀公惠世所蒙肆安於賈田安農温衣蔽體食飽胸小攘大竊消姦凶州牢縣獄囚多空歡心緐氣成年豐汝曹雖騃念所從汝心汝貌加愛恭薪蒸勿采来勿春亟歌屢舞馳省公有人昔與公車逢汝陰頳尾洛與嵩山有迹兮水有蹤水之鶴兮山之松一朝賜歸逍遥翁馬資僕費官與供汝曹努力吾老癃公若再來勤築宫

淮陰義婦　　徐節孝

淮陰婦人何決烈貌好如花心似鐵殺身沉子須臾間身雖已死名不滅

次韻徐仲車　　宋蘇東坡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似霜松轉春鳥蒼鷹莫亂遠鷄聲世上誰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月

自嘗空水自流人間擾擾真螻蟻應笑人呼任鬭牛

節孝書院

蔡昂

節孝祠前梅樹古嘉實離離足風雨野人采摘進中堂堂下婆娑紛拜舞百年淮海一徐翁史家立論文章宗誰使名編卓行後翁乎上友南陽龍

奉橘圖

明危素

韓家庭前橘子熟摘来上奉重闈親重闈親年八十五氷霜節操全其身金囊擘破香在手熙熙顔色皆回春韓郎任家最清苦頼有一兒并一女小兒讀書不識字解向床前供笑語小女胎髮猶未除緝麻補衣能學母見爺奉橘生嬌癡幾回欲向槃中取我知韓家有陰德展圖見之真可惜展圖見之真可惜孝義相傳永為則任官不歸已二年更須書後題三百

高啓

堂前紅橘吹香早堂上白頭人欲老韓家公子勝陸郎摘来長帶秋林霜妻江别後親應健安見畫圖如見面願君榮顯親平安年年薦橘堆

金盤君有阿婆我無母題詩對此欷歔久

五言律詩

漂母墓　唐劉長卿

昔賢懷一飯茲事已千秋古墓樵人識前朝楚
水流渚蘋行客薦山木杜鵑愁春草年年綠王
孫舊此遊

次長卿韻　元張楷

寂歷荒村暮蒼茫野戍秋王孫去不返河水自
東流樹藹淮陰恨山連雲夢愁誰知一飯德千
古動豪遊

韓信城　明卞榮

孤城落日下釃酒弔淮陰飛鳥平蕪沒空祠宿
莽溪起家将一劍寄食報千金楚水流不盡英
雄萬古心

淮陰侯廟　宋梅聖俞

漢家天下将廟古像公圭百戰自亡楚一持空
王齊鄉人奏簫鼓舟子賽豚鷄不攺寒湖水朝
平暮復低

淮陰祠　明馬卿（漕運都御史）

一飯猶思報寧忘推食恩門闌真自刈社櫟固

絮飛高名鄉曲重少字道流稀定向漁家醉殘
陽臥釣磯

節孝書院　　胡璉

祠廟崇先里衣冠肅正儒蘇湖高第業淮海後
生模孝誼神明悅文章氣節數百年餘柳菊清
馥滿庭除

明楊谷（通政司參議）

新宮倚東郭仰止切吾儕卓行真難竝遺芳尚
可懷行人戀榆柳野老拜庭階更愛遺文在真
堪勒小齋

謁節孝先生祠　　潘塤

出郭晨未啓下車瞻耿光虫吟蝸壁靜露瀼草
堦凉古道多荆棘頻驚足稻粱先生不可作吾
輩亦山陽

七言律詩

淮陰侯廟　　宋韓魏公

破趙降燕漢業成兎亡良犬日圖烹家僮上變
安知實史筆加誅貴有名功蓋一時誠不滅恨
埋千古欲誰明荒祠尚枕陘間道澗水空傳哽
咽聲

元陳孚（總管府治中）

漢家羅網正高張誰有勛名紀太常戲爾築壇
呼大将危乎操印立真王烟中草木疑殘幟沙
上風濤憶故囊鍾室千年君莫怨未央宮殿已
斜陽

讀韓信傳

一怒燕齊楚趙收将軍今古果誰儔後来肯為
陳豨計先日何辭蒯徹謀自是多能慚噲等何
能輕舉學留侯可憐一片肝腸鐵却使終遺萬
古羞

楚王信廟二首　宋楊廡夫

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
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
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
文成

鴻溝秪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
天下昂一生還負室前鍾古來犬斃愁無盖此
後禽空悔作弓兵犬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
株松

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諸聚落尤為荒涼開

禧壯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岍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傍皆過客詩句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字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云云）其二（云云）音節悲壯倫儗抑揚辟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張留矦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桯史載岳珂叙）

韓信廟　張建

一撇風馳萬壘降當時意趣已難量既能歸漢
識真主何必下齊求假王將幄深嚴巖樹碧門
旌搖曳嶺雲黄我詩責備春秋濾勝把君侯美
處揚

韓淮陰廟　傅若金

淮陰千古英雄恨楚樹荒荒夕照殘水夾廢城
春草合雲昏遺廟野花寒封齊安用真王印興
漢空遺大將壇高帝旌旗俱寂寞斷碑零落後
人看

韓信廟　　史謹

長空鳥盡將軍死無復中原入馬蹄身向九泉
還屬漢功超諸將合封齊荒涼古廟惟松柏只
尺長陵又鹿麋此日深憐蕭相國竟無一語到
金閨

韓信荒城　　楊茂（漕運總兵）

韓信荒城雉堞隳當時功業總成非假王本為
安齊計躡足番成赤族機草昧尚知尊漢主太
平焉肯助陳豨至今淮水潺湲處猶帶哀聲送
落暉

韓信釣臺　　潘塤

城外河流灘轉聲磯邊魚陣謾相驚一竿釣漢
龍曾躍百戰封齊狗自烹漂母雙睛真詫異舍
人數語未分明秖緣躡足生雲夢堪笑謀臣婦
女情

過陳琳墓　　唐温庭筠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詞客有靈
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石麟埋沒藏秋草銅
雀荒涼對暮雲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
從軍

洛陽早春憶吉中孚校書因寄清江上人　盧綸

值迥逢高駐馬頻雪晴閑看洛陽春鶯聲報逺同芳信栟色邀歡似故人酒貌昔將花共豔髮毛今與草爭新年来百事皆無緒唯與湯師結淨因

浮雲樓和趙嘏　宋曾肇

萬里聊供逺眼開簷前不盡水聲哀朝雲向拂陽臺去羽獵曾圍夢澤来解帶欲留長日坐傾壺聊飲故人杯迷窮萬里飄萍内到此登臨更幾回

寄張文潛右史　秦少游

解手亭皐纔幾月春色已復動林塘稍遷右史公何忝初閲除書國爲狂日出想驚儒發冢風行應罷女爭桒東坡手種千株柳聞說邦人比召棠

次韻徐積　蘇東坡

殺鷄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来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若說蛾眉眼前事故鄉何處不

堪回

淮陰義婦　徐節孝

酷賊姦讎既已除銜寃抱耻正號呼當時但痛君非命今日方知妾累夫舍義取生眞鄙事殺身況子乃良圖幾年汙辱何由雪長使清淮滌此軀

哭彥規

青衫伴我情彌重白首期君事忽乖天下若教俱好義道傍安得有遺骸且將綿盖孤兒寢誰折判爲稚女釵吟至此篇還索酒更持姜桂坐

寒齋

拜徐節孝墓　明張時

先生節孝誰能及百世于今姓字香學術無瘢師孔孟文章有道竝蘇黄廟門寂寂依慈竹塚樹離離帶夕陽今日偶來祠下拜高山仰止不能忘

再謁節孝祠　潘塤

古栢陰陰門巷深慈烏枝上哭曾參野花露滴古今淚尾昂香消塵土心刺眼荊榛誰闢路面墻蘚積獨知音向來耿耿瞻依切東望海山雲

外岑

拜節孝先生墓

趍草牛羊門自開一丘元氣鬼神培風前敗壁扶欹樹雨後鳴蛙上祭臺世道總關新燕雀人心不是舊尊罍先生當日曾科第此道于今利禄媒

謁忠孝祠

瓣香祠下走邨翁海氣山光肸蠁通鄉社導民歸厚德國家養士收全功慈烏每夜聲如咽精衛于今血尚紅幾度來游虛悵望落花飛絮滿春風

元夕前一日謁昭邱院忠孝祠訪雙烈祠有作

尚書墳上拜新祠忠孝堂前謁我師雙烈逶遲非舊路一時感慨動遐思人心今古無生死元氣神明有護持忍凍梅魂春未醒衰容無那海風吹

文節書院亭名以活水易止水避江萬里故事也安得起津老泉下一关

吾道輝光喜自今清風百世灑儒林挽回元氣

文章手掃畫妖氛節義心高仰謾搔雙鬢短幽棲真釣五湖溪同盟止水人何在化日光天此照臨

陸秀夫抱帝入海圖　元姚燧（學士承旨）

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藏魚腹不見水死挽龍髯直上天板蕩純臣有如此流芳千古更無前

悼陸秀夫　明謝士元（都御史）

扈蹕南奔泊海涯拍天風浪更何之托孤六尺鬼神鑒報國一心天地知持重猶能懷信璽顛危終不墜降旗君臣同葬江魚腹百萬蒼生不盡悲

昭邱院落成讌白山太守　潘塤

寂寞悲田僧院開澗毛濯雨薦尊罍兩旂閃閃雲中下一鶴翩翩江上来似有精靈通海嶽豈無涕淚灑蒿萊人心不死還今日枯木回春亦異哉

昭邱院落成奉次潘熙翁　張敔仁（淮安知府）

僧院柴門白晝開中丞太守共郁罍慚無甘雨

車前足喜有清風湖上來山斗寸名今宇宙神僊蹤跡舊蓬萊瓣香還向英靈奠道上雙碑竝偉哉

挽金太保二首　何喬新（刑部尚書）

台星夜隕哲人萎哀動朝紳淚暗垂補衮寕聞裨

聖治安邊頻見董王師堂堂遺像歸圖畫赫赫元勛照鼎彝千載芳名知不朽何須更索說之碑

憶昔先公秉國鈞與公情誼最相親子朙舉相惟平仲君實論交重景仁遼鶴不歸淮浦月蜀鵑又怨楚山春不才爲勒碑陰記哀些歌殘淚滿巾

挽沈尚書克敬　金銑

淮海龍光不乏人黃金交淺愧浮雲忘形誰復能推我巨眼從前獨有君寕爲

朝廷羅俊乂竟於天祿借清芬焉知今日千行淚翻爲諸生泣紫氛

寄史叅議德敷

幾欲題詩寄遠思此情料得故人知鴈拖秋色

雲千里梅泛寒香月一枝扇影朝回鳷鵲觀珮
聲夢遶鳳凰池龍吟莫咲司空劍上下風雲會
有時

壽楊克彰先生　史敏

青瑣賢郎侍
御筵翁霑榮養五雲邊官封近職
恩如海酒送宮壺禄似泉壽考儘膺天賜福安
閒真是地行仙爲贍南極星光現更即莊椿祝
大年

寄顧存道

金桞英賢別
帝鄉銅章墨綬治宜陽闕山路遶烟雲重草木
春涵雨露香休慕陶潛栽栁宅且傳潘岳種花
方鈎簾日與錦屏對援筆醉吟清興長

五言絶句

和張文潛晚春四首　徐節孝

春在亦飲酒春去亦飲酒若問此閒時便是無
何有
昨日枝頭紅鮮鮮染人指今朝尋不見已在千
泥底

人生少娛樂閑日亦有數藥草正肥時好望雲
山去
風暖鷲窠牢雲晴鳥翅健物生自有樂亦各適
其願

陸樞密秀夫（有序）　文文山集杜

字君實文筆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陷永嘉推戴有力及駐厓山兼宰相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厓山陷與全家赴水死哀哉

文彩珊瑚鉤（奉同鄗給事霊湫作）淑氣含公鼎（張九齡）
烱烱一心在（嚴武）天水相與永（渼陂西南臺）

繆朝宗

空荒咆熊羆（課伐木）摧殘沒藜莠（枯椶）
平生江海心（破船）其人骨已朽（喜晴）

七言絕句

淮陰廟　唐劉禹錫

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鍾室嘆良弓遂令後代
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張宛丘

雲夢何須偽出遊遭讒猶得故鄉侯平生蕭相
應知已何事還同女子謀

明錢諫議

築壇拜處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若知
同烏喙將軍應有五湖心

姚廣孝

淮陰壯士豈能量一飯恩輕尚不忘何事鄭侯
疑叛逆殺身惟報漢高皇

題淮陰侯祠二首

周金（漕運都御史）

渭川一釣又淮陰助漢興周振古今何似富春
山下月蘆花菰葉自消寃
一飯千金執重輕王孫未會欲關情可憐落魄

東歸楚執戟無人問姓名

漂母墓

陳孚

英雄未遇亦堪羞一飯區區不自謀莫笑千金
酬漂母漢家更有頡羨侯

漂母祠

明儲巏（戸部侍郎）

層城百雉洞門開城下淮流去不回欲問王孫
釣遊處更無漂母水邊來

趙嘏宅

沈儆

藕花香細柳風輕楚水光涵竹戶清當日憶家
詩尚在至今留與後人賡

哭少參趙先生　李元（參政）

金紫榮歸卧白雲一官至死只清貧書生未肯輕流淚獨對青天哭正人

長短句

沙園茶洮州緑石研贈無咎文潛　黄庭堅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傾九州道山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望晁旒貝宮胎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此地要須無不有紫皇訪問富春秋晁無咎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塵試春色澆君胷中過秦論斟酌古今来活國張文潛贈君洮州緑石含風漪能淬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開皇極第入思齊訪落詩

淮之水示門人馬存　徐節孝

君不見淮之水春風吹春雨洗青薰衣緑染指漁不来鷗不起瀲瀲灔灔天盡頭只見孤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愁兮將奈何莫使騷人聞棹歌我曹自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餘

觀省菴集奉題　　　明金文（行人）

饒陽太守淮海英讀書萬卷舊有名咲談咳唾總珠玉迅筆所至長風生我持使節兩過此出示製作皆新成連篇累牘諸體備覽之坐覺心神清長篇大江流汩汩不少停短章纔數語已合無限情詞華爛爛錦繡段音節鏘鏘金石聲出杜入李駕元白追逐盧駱拊其膺乃知天生儒碩有深意使之出為盛世鳴何當進步入風雅韶鈞日奏　唐虞廷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四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五

賦

韓氏五節婦賦　　明大同侯傑

維吾人之參乎兩閒兮寔均稟而同賦象陰陽之奇耦兮必有夫而有婦締兩姓以正婚姻兮遵彛倫之矩度欲伉儷以偕老兮迺托人之情素柰壽夭之弗齊兮雖逃乎一定之數或先妻而殞身或後夫而物故若情實之遷開於禮義而鮮顧是以兩袒靡定者遺臭萬年一醮不改者流芳千古也適有山陽韓氏世居中土家教

清明一脉無沮兒孫蟄蟄兮戴仁以行子弟森森兮抱義而處懿行格于鬼神響應捷於桴鼓百福駢臻諸祥咸與朱旛皂盖之良臣疊出厥門衣繡持斧之烈士累鍾其戶攀龍附鳳者次第登庸蜚英騰實者後先相覩以故有振家聲顯祖宗之美稱而無墜先業愚不肖之爲苦也柰何傳至中葉訃音相接瑞世桂枝遭淒風而蚤歲殂亡競秀芝蘭冒嚴霜而青年夭折豈惟奪一人以即止直至損五子而方歇烏虖哀哉愁腸百結一夢黃粱而去不可回五室空幃而苦不可說青垂雙頰無非壓首之飛蓬紅透重衾盡暴崩城之淚血嘗謂輕鋭之士多乖乎臣道少艾之女尠堅乎婦節況當綠鬢朱顔良緣頓絕門掩落花鳥啼乎寂寂之春燈涵孤影月暗乎沉沉之夜斯時也金爐香燼寶鏡光寒簷間鐵響窓外風酸一身輾轉而假寐兩手撫膺而長嘆追思所天摧心裂肝自非禮義廉耻皎皎乎胷臆之內倘一奪志而再操他門之箕箒寧無厚顔靦韓門之五婦同一節以堅劓耳鼻自戕兮匹休乎令女柏舟自誓兮媲美乎共姜

刖目示信者固可與之軒輊斷臂全節者亦敢與之頡頏介乎黃金白石凜乎烈日秋霜是以善行昭著遐邇傳芳郡守核實飛奏吾
皇感
九重之歆豔聳百辟之揄揚既而載宣
天旨式遵典章雨露淋漓而降於白屋聲名洋溢而徧于淮陽復其家不有府縣之騷擾旌其門而猶蘭蕙之馨香疊疊楚山而添色湯湯淮水以增光蕩蕩兮
皇恩周洽熈熈乎風俗淳良嗟夫作善降祥天道不誤眇眇兮茲寡婦而能然足以致

聖朝無窮之眷顧使當時一失其身孰不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豈無時而悟覩今日之顯融何可得而遭遇也紀曰區區節婦固動
淵衷臣子盡職寧無感通苟能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則
朝廷崇德報功與常不同又非節婦所可比隆余因所求故併賦此以爲天下後世之啓蒙焉

序

非齋先生文集序

陳中（莆人鹽城教諭）

文章自羲皇史頡書契以来汗牛充棟不可勝

紀吾夫子刪述之後六經之道始明逮漢唐以來諸儒議論百出至宋紫陽朱子爲之傳註而六經之道復明先儒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又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詎不信夫世不絕賢我朝號稱多士淮南有若非齋先生飽經綸之學得洙泗之傳乃爲易辨疑讀書記四書直解幷雜文若干卷以訓諸子以淑諸徒其於考亭有若坐食羹墻雖數百年之間與親炙無間嘗謂求經於言曷若求經於心若先生可謂求經於心者也予忝論斯邑諸生持其文因伏讀之可信道學淵源之師復見於世矣将以梓傳俾予序其顛不揆碩陋於是乎書

奉橋圖序　丘民

前四川省左丞韓公之配高陽郡夫人宋史越王之族女今尚書戶部倉部員外郎寬之祖母也初寬與其兄肅早孤夫人鞠毓之教誨之及長左丞公拜命入蜀孫肅當侍行而寬遂奉夫人留江南迨今十六七年矣夫人壽踰八十而寬亦以才用於時有祿養矣洪武元年秋寬入官於

朝懼定省之日踈親顏之日遠乃作奉橘圖以志不忘且因以自勉圖成要民題其上民拜手致辭曰夫養老非肉則不飽非帛則不煗橘非肉也非帛也養老者寔無取乎橘今子之有取乎橘夫豈不曰仁者不遺其親鄒孟氏有是言也橘雖微我則奉之懼遺其親也如斯而已矣吁於微物而不忍遺其親則天下之物凡可以得親之歡心者將無不用其情矣此之謂養志者也古之人有懷橘遺母得稱者其志亦若是也然則韓子亦既足稱矣

省菴集序　　　錢溥學士

中山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塞文章與時高下吉哉斯言蓋即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之意也夫言之精者爲文而文成音者詩也苟詩書工矣而行不副設錦覆阱而已爾豈有德之言乎行或副矣而立言無補於政教輪轅飾而弗庸而已爾豈用世之材乎故論人必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則政之通塞時之高下見矣然則君子不可已於言而亦不可易其言也如是夫廣信郡守山陽金君宗

潤少負材雋即肆力於古學爲士林所推重既長歌鹿鳴入太學取四方豪傑士而友之益大有造詣知蘄州預脩史于　内閣又得天下諸儒碩讐校之而氣益充材益贍焉陞守廣信予使交南過其境見其田野闢風雨時旄倪熙熙肰而樂得其所問之則曰有賢守也肰金君亦以予同史事之雅出郊遠迓至其舘亟持所輯詩文若干卷以其所自號名之曰省菴集者乞予評之其詩沖龢簡亮詞工而體備文則務陳言是去而雄偉整肅成一家言噫觀其言雖越百世尚可知其政况今目擊而親見哉雖肰此特施于一郡之治而已其處將愈極則言愈高而政愈達使人仰慕觀感於千百載之上蓋不待論其世而知其人矣故序

省菴詩集序

孫原貞（兵部尚書）

詩關乎世運尚矣昔成周之詩出於盛世者謂之正雅正風出於衰世者謂之變雅變風昔孔子自衛反魯肰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聖人之功也兹我

皇明撫運世道泰而名賢生風化美而正聲作

於斯爲盛予自蚤歲竊禄于京得
國朝諸先正之詩而讀之莫不本於性情之正
發於倫理之常深有得於周詩正風正雅之遺
意竊喜遇斯盛際與聞治世之音而不覺老之
将至莫能繼其聲而龢之徒有望於後之名賢
也今致仕于家復得廣信府知府金公宗潤省
菴集曰披誦之其所以理性情厚倫理無一不
本於正其體古雅而醇正其氣雄健而渾厚其
思俊逸而蕭散其辭平易而精切其理趣含蓄
而悠遠其聲音流暢而有餘韻誠今之傑作視
諸先正之詩固不多讓然諸先正豈專於詩其
文章政事足以佐
列聖翊泰運輔名教其功業流汗青矣然聞公
嘗主文衡於江右識鑒公明倘
國史於中秘文辭雅正優於文章也先守蘄陽
受代而民乞留既去而民見思今守廣信政行
而民心悅教施而民俗化優於政事也況今
聖明御天崇儒重道公之文章政事又如此不
日應
寵召入鑾坡與當世侍從鉅儒講正道於

經筵秉直筆於史館掌絲綸於閣下于以鋪張帝載歌頌皇風異時制作之盛又有識者爲之編集校正而詞林宗工爲之序與諸先正之集並傳於不朽此余之所望也姑書此于篇端以俟

松泉集序

劉翊（大學士）

松泉集者山陽史公德敏之所作也公歸湖濱撫松濯泉以自娛共得詩二百九十五首文六十二篇輯以成帙乃命今名先是公叅汴藩河決城壞平生全集盡漂沒於水茲則近時所作者可慨也已憶昔景泰間余與公會于京邸別去餘四十年今讀公之詩文恍然如面談甚可喜也夫詩之作其來尚矣賡載之歌煥於虞書五子之歌昭于夏訓此其權輿也以後作者蔚起各自爲體如王岑李杜之爲七言古風沈佺期宋之問之爲五七言近體等作皆可以爲後人灋以至於文則始于六經自孔子爲書傳序遂有序爲易說卦遂有說禮有大小傳遂有傳以暨盤銘考工等作無非垂世立教之意詩文豈易言哉公爲人光明坦直表裏一致問學深

慱真行篆草無不能者其為古風近體清奇麗則新意疊出序記諸作高古雄深理致暢達讀之使人可喜可愛其可傳于後必矣公之仲子効尹臨朐間以此索書庸序其所以

送武昌貳守潘公考績序

王達（武昌知府）

山陽潘公從禮坦夷龢厚君子也蚤繇科第陞太學擢任四川順慶府同知八年以内艱去位改湖廣武昌又一年是為九載援例當績上天官以需擢用瀕行凡寮屬士民感公之德而重公之去乃以贈言屬予予與公同寅有兄弟之義方自内省出守外境於有司之事政治之得失官屬之賢否民情之好惡悉未之察正資公引導而匡翼之欲公之留乃吾本心也奚恐為文以速其去哉雖然公留者吾人之幸非公志也屈公之志豈愛公之道乎夫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今之制亦唐虞之濾也

今聖天子以堯舜之仁行堯舜之政而宵旰孜孜惟欲唐虞斯世故於天下郡縣之官特加意焉既以黜陟之典屬之天官矣又

詔巡撫大臣巡按風憲歲考察之而跡其名於

朝其賢者能者則旌異之而尤不良者則罷黜之此又加嚴於常瀆之外無非欲得賢才以治郡縣而郡縣之民安則天下治矣聞公之佐順慶也廉以持己恕以及人敬以事上謙和以處寮友嚴明以馭群吏剔敝集事而濟之以勤由是上官稱之下民愛戴之而順慶之治績著焉其在武昌也亦然而見重於上官亦如在順慶時而武昌之民之愛於公比之順慶殆有甚焉用是聲譽蔚然蜀楚間再考皆以最書而巡撫巡按諸公歲上其事於朝又皆在優等於乎公之所以得此於人人者豈偶然哉夫如是則公之峻陟華躋蓋不待玆行前此數載有定矣吾人雖欲公留不亦屈於公乎然公之去吾人固不能無介於懷而亦尚有可冀焉今之方岳大臣超自郡佐蓋多有之吾人果於公有夙契焉則承乏湖南藩臬之佐其有待於公歟公其往矣予曰望之是為序

氷壑遺藁序

郭韶（山東布政）

熙臺潘公淮之叅也昔與予僉鼇西土每退食輒賦詩敷而且工意者其有所式乎還僉鼇東

士乃營精舍而憇焉一日往見詩草盈几詢之熈臺曰此吾祖所遺也吾祖號冰壑老人夙以詩鳴自賓興以至佐郡凡感時詠物撫景述懷悼亡贈别累千餘首惜乎年未下壽秩未中大夫乃止焉越至于今二百九十有五甲子矣吾懼其逸也將裒焉予為之誦曰美哉其善鳴乎非邁德敏學何以致是是其後之式乎夫有其善焉莫或泯也有其式焉莫或私也盍傳諸熈臺曰傳則吾豈敢若惠徼先祖俾不泯其手澤錫之叙以弁諸首則固願也不然將逸是懼予曰唯遂為之叙且付諸梓以傳之吾聞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詩言之精也言心之聲也心非言弗宣言非詩弗傳故曰詩言志歌永言大雅不作嗣其音者或寡矣綺麗者失之靡豪放者失之粗渾厚者失之俗飄逸者失之輕平易者失之淺宏大者失之浮故理以為主氣以充之詞以達之聲以暢之而後可以言詩冰壑之為詩也縟而粹龢而雅溫而蔚雋而不露贍而不踈深而不僻質而不俚洋洋乎渢渢乎有古

大雅之遺音焉吾雖未見其人與其政觀其詩則知之矣其古之遺愛也與哉熙臺固善繼也内以補衮外以賦政允有公輔之望焉且工於詞可不謂善繼乎君子謂氷壑之有熙臺猶必簡之有子美也詩曰詒厥孫謀又曰繩其祖武其是之謂乎故敘而傳之以圖不朽

三老問年圖序

潛塤

貫初先生行年八十閉戶讀書不輟有所感則託詩文以自娛而逃之酒裕如也正德戊寅秋七月適逢初度之辰維二三鄉友各舉觴走堂下稱賀且奉三老圖祝之塤于時謫佐開州不獲從車馬後而先生若有意於塤取一言以塡其左方者李君鑒之走書来告雖重違遠意然忌先君子諱平生不任此文久未有以應也逮辛巳秋塤轉官道淮實維其期鑒之僕申前請不獲已乃披圖序之按三老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相遇問年一曰吾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桒田吾輒下一籌今已滿十

屋矣一曰吾師食蟠桃棄其核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此神仙家說也先生學聖人之道以名進士宰赤縣有古循吏風入而贊司馬出而佐僕正兵戎大計懋著勞績行將柄用乃急流勇退辟居委巷者二十年絕口不談時事其真有道者也今茲之年豈假刀圭力哉蓋深知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而行之以健守之以靜者也豈神仙者流哉神仙之說誠荒唐斯圖也請以易道解之其所持一卷書非周易乎桃者其太極之象籌者其卦畫之象三老者其三才

之象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三才備矣有盤古氏之開闢斯有宓犧氏之開物此易之所以為易也聖人合之以盡天下之變而皆自一畫始散之以盡天下之物而同與太極歸天之所以常清地之所以常寧人之所以參立乎其間而常存者斯道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善用易與先生進退動息一與道俱自將優游於太極之內與三才同老矣何神仙之足云或曰三老圖寓言也二

三子欲返先生詩酒之逃逃諸太始云爾

記

伍子胥廟記

宋王文公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復仇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恐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二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繫吳之興壞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策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

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淮陰侯廟記

蘇東坡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内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鵲起豹變食全楚之祖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跨下洎乎山鬼反璧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彊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肰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飛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

如帍

井陘淮陰侯廟記

明楊先韓

蜀憲僉王公遺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岍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朝史郗王等卜遷於岍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敘其更修歲月于先生記之俾鑱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與劉踣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家所書載侯拒武涉蒯徹游說之言初無叛意及書楚人告變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蓋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

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被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為侯乃使與噲等伍安得不怏怏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以見帝方在伐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彭城破為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此果有叛迹亦宜俟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孑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恐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呂氏男

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灋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誅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灋明侯本心者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也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為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湼而不緇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其辭曰

侯之來兮雲為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鼥鼓淵淵兮雜奏笙箎牲牷肥腯兮清酒載釃神欣欣兮享我多儀

神之送兮風為馭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汝多福兮驅疫癘祈賜得賜兮

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德神德兮
太平既醉祇報神庥兮何千萬祀

漢東海孝婦竇氏祠記

劉昭（朐山人）

生有以感親心死有以動天心孝婦之德何其偉歟孝婦東海人姓竇氏方其少時遭家不造良人蚤卒孝婦獨養姑氏誠孝彌篤勤苦不怠越十餘歲姑終一節姑不忍其孫苦謂鄰人曰吾老久絫丁壯柰何遂自經死是生有以感親之心也于時姑女告婦殺其母司政者曹酷孝婦自誣服于公為獄吏爭之不能得竟論殺孝婦郡中遂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思求其所咎于公曰前太守枉殺孝婦咎當在是太守用太躬祭孝婦塚用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噫不忝穹蒼以彰其德表其屈則其死也與草木同腐朽奚從而知之是死有以動天之心也是則屈孝婦者人也人非能屈之寔以彰其德於千百世之下伸孝婦者天也天非但伸之所以警千百世之下司獄者之不中也於戲孝婦之德匪獨感親動天而能使後世景仰高風懦立逆順

澆醇薄厚大有補於世教其名之存殆與天地相為悠久焯焯乎不可泯也孝婦誠千古之女傑曹娥氏之儔曹之碑傳世既久孝婦獨無碑記之昭忝後生同郡仰厥高風舊矣塚前祠廟前朝勅建今羽氏李啓箴重修募郡人財為碑昭不揣愚劣記之俾後之同志者培其塚毋坍其垣宇庶鄉邦有所景式云

重修唐侍御史顯節侯王公廟記

李元

英爽有不昧之理正氣有相感之機理為機本機從理運爽匪英則昧何有乎常存氣匪正則離何有乎相感一誠貫徹上下流行異代同情古今一致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妙三才於一道者也於乎盛哉淮屬安東古稱漣水有唐侍御史王侯義方貞觀儲英永徽登仕恪遵母命誓屏權奸諫鋒利而笑刀折豸奮威而人猶悚不幸遇難令名無虧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大節兩全光昭史冊宋錫顯節侯爵巍肰肆我

朙時益隆厥典迺嘉靖改元

聖皇御極敬灋
祖宗光揚
列聖禮樂修明神人昭格凡厥正祀咸在表揚
適河南汝寧鄭君以名進士奉
命令茲邑仰體
聖心百度具舉迺謁顯節祠載瞻遺像意感神
交長松蹄空蒼蘚迷地厥心孔惕責任在躬恐
民勞弗堪也迺捐已俸以倡以勵僚友咸興士
民胥奮義者資貴壯者子来未幾月而工告成
廢者復缺者補隘者廣傾者正丹漆炳煥衣冠

森肅登獻有階庖滌有地齋宿有所趨事有主
衆美既成邑人咸悅迺有鄉達耆老自邑至淮
求予以記予寔自幸鄉同顯節職忝内臺抱忠
鯁以家居仰先達而無媿况予昔按河南久知
鄭君不可以不文辭於惟顯節至今益彰適茲
循良盛舉斯會此英爽所以不昧正氣所以相
感皆不越乎一誠而已誠則無息無息則有感
必應盖人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豈可誣哉斯廟
一新人心益勸凡我同鄉者仰之而振起凡官
茲邑者因之以作興則此祠有補於世教大矣

哉

重修唐侍御史顯節侯王公廟記

楊谷

唐侍御史王公義方舊有廟在漣水之震隅郡乗莫詳所始谷毎讀唐書至公傳未嘗不三復興嘆而重公之學高公之誼壯公之直且惜公不大用於時而幸吾淮得斯人之爲重也初公起家道逢困餒輙解所乗馬以遺之聲名聳動當宁太宗使宰相聽其議論于其時尚書郎獨孤悊以儒顯許敬宗推與之談公引物連類出入百家毎挫悊直出其上輙至罷會夫二子一時名儒也而講究異同屈下於公此其學宜何如比是蓋劉向之倫而有西漢之風者也宰相魏徵奇異其才欲妻以夫人之姪公不可既而徵卒乃娶焉人問其故則曰始則不附當路而今則感知己者也初公自雲陽丞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囚婦迫殺大理丞公欲劾之意必得罪問策於母母曰吾聞王母伏劍將以成陵之誼汝果盡忠吾死且不恨矣夫貴婚勢縮母子相煦人之常態也公於宰相既沒者而婚其家

權倖動一時者則直前擊之視死如歸毋亦贊助其成此其誼宜何如比是蓋范滂之流而有東都之節者也公之廷劾義府其言有曰天子置公卿大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欲獨是獨非也今陛下撫有萬邦蠻區夷落罪無遯罰而日月之下姦臣肆雲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矣即具灋冠對仗叱義府跪聽彈劾夫義府人猶笑刀高宗親倖之臣也一時雌雄誰敢明白而公奮然叱之是其直言勁節遠配朱雲而攀檻請劍之氣蓋異世而同符者也公平生友善張亮亮死而厚遇其妻子南行道逢濤霧酹水誓祝天爲開霽貶官之後遂不復仕進聚徒而教授焉既沒門人員半千輩築室廬墓三年乃去夫人以忠烈一節稱公知公淺矣學如是誼如是直如是生有盛名沒而感物友道善終誠信動天可謂完德是蓋有唐一代諸臣中之傑然者非獨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也公之廟距城東十里俯瞰淮流曰赤岍毋墓在其後宋崇寧間錫號顯節侯邑人水旱禱焉有元暨

國朝屢加脩葺歷年滋久漸就傾圮嘉靖戊戌冬十二月監察御史蒲坂舜原楊公瞻奉
上命按治江淮安巡歷郡邑必表章賢哲以風動當世及兹駐節漣水首訪公祠而謁焉目擊敝陋慨然興嗟命知縣淳安徐君朴修之徐君
奉命孔嚴卜日孔吉擇材孔良役民孔均民亦歡然趨赴其工曾未閱月祠墓一新吏走徵文於余以為記余故具列公始末且附致景慕之私蓋以鄉後學尚論先達瀝當致詳而侍御舜原公表章之盛心與徐君奉行之雅皆不可以不備著者也

楚州教授廳題名記

宋李邴

楚州教官題名有記為節孝徐先生作也教授楚學官而記為徐公作記官之所繇始也何始乎徐公前乎無學官徐公之徳足以化其邦之人朝廷因命以教焉故善其始於徐公也公名積字仲車而節孝者朝廷賜謚以旌公之徳者也公之事親怡怡劬劬旨甘之出必自躬親既歿設像如生飲食焉必手進匜盥焉必閲其漱濯衣衾焉如適其燠寒定省焉如見其起居也

蓋終其身爲其爲學無所不綜而一出於正曰正者所以存吾誠也正則無往而不爲善其文章紆徐閎偉而奔放其氣渾然其爲詩瑰麗奇逸端緒若可尋索卒然失之一時儒宗巨人眉山蘇公軾豫章黃公庭堅鄒公浩陳公瓘皆與公文字相應荅不敢以學行加公若有所畏焉四方學者尊其道以先生稱之而楚人獨曰吾仲車先生也先生舉進士中治平四年第既仕而不忍去其親郡守禮請教其鄉之人國朝之制教授或置或否視養士何如楚建學始於是祐二年養士數少不專置學官元豐末朝廷以此邦之人化先生之德也久因其攝即命爲真歷元祐紹聖以迄崇寧四任十五年不易代先生既老且病致其仕因除張康仲代焉自此除代不絕二十五年間相繼凡九人令天下養士不登額而特置教授員惟楚學爲然者繇先生也先生之德足以化其鄉其殁足以傳其後教授江夏黃君與權繼先生於二十五年之後其嗜學若渴其好賢若揭謂鉅野李邴曰事久且昧若何願得文記其事邴曰學有祠祠有記鄉

老有詩墓有表史有録爲先生傳者不既詳乎凡官於此者務廣先生之道以敎學者使學必探其源行必端其誠也凡學於此者務率師敎而慕瀛乎先生入相詔於家出相礪於鄉也此邦之士其興起爲何如是與先生爲不朽也又何急於記黃君曰雖然事不可不謹於始也将使後来者有考焉且必得公文字爲記者楚人之志也乃書其壁記建官之所自嘉康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鉅野李邴記

重修節孝祠記

明唐龍（漕運都御史）

嗚呼士之在三代者踔乎不可尚已考德於三代之下未嘗不於節孝先生欣欣然而願執鞭焉夫天下之眞以僞離也天下之質以文敝也是故反眞者剗其僞貴質者黜其文而於先生乎見之先生道必事親介必安貧學必先志事必反始行必守約敎必成德文必崇雅任必居卑三歲而嬰兒六七十歲而老人七十六歲正而甕其致一而已譬猶大圭不琢其文寗以理也大羮不和其味淡以玄也得孔氏之門而入之其曾子閔子之儔亞歟山陽先生生長之鄉

也室廬墳墓猶莾然在後之人緣而為祠歲時酹之庶幾想像其儀刑而恭敬之心生也而乃木折瓦崩周垣廢缺棘蒙其區潦集其堂狐穴其枋雀穿其墉行道之人無不嗟也弟子牘以告予摳衣而弔之憮然曰古之君子旌别淑慝表宅里殊井疆而敦勸焉先生行古之道也乃守榛榛然塚離離然其何以為訓孰非官司之責乎遂檄郡守葛子木經理其材而董役則于邑令姜潤身屬之且戒之曰先生平時居僅蔽風雨故工無風雨震摇斯可也已至若廣棲題窮丹堊荒度土功非所以承先生之德也勿忘之既落于成物情于于然而暢悅矣昔蔣轉運薦先生于朝曰楚俗之厚實積倡之至于今淮之士大夫亮節砥行不詣公府不矚官政薄田弊廬晏如也被先生之德深矣夫何民心日懈靡靡而入于奢是可懼也于是乎樹先生之風聲以導之助流教化表正鄉閭猶有賴焉禮國奢示以儉此之謂也然則斯役之於民也大矣灋得特書

節孝先生遺像記

沈彬（理刑郎中）

國家建官郡守縣令稽古侯伯主典境内祀事故安養雨澤生民咸在所秩而儀刑百代作興来哲若鄉先賢尤在所秩今年仲春乙卯淮安郡守有事於宋節孝徐先生顧瞻祠宇塚塋彌歷歲久将圮将傾弗稱嚴祀乃諏日鳩工輪奐聿新塚封垣崇樹碑表阡芟蓁蕪松栢楸榆行株顯列故所廟貌髦俊秀偉頦非眉壽終乃復旁搜側訪得先生遲暮之雅容於郡人潘氏所蔵作新肖像且又摸刻之石将俾郡之人士心先生于心者則必存先生于目存先生于目者

則必心先生于心出往游衍英爽昭晰庶幾有以感發興起而仰承風化之萬一載屬余記辭余謂先生潛心篤行學本至誠事母至孝衰踰中制精誠感神瑞杏連理膏露屢降詳見郡守所著墓表于以淑諸郡之人士奚庸與於言矣間嘗竊念先生之所自言初見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子朱子謂先生資質淳美一撥便轉終身不爲嘻寧不以其幾於不貳者耶繼自今郡之士人父兄子弟之所

教誠樂學要之存先生於目者尤心體先生之德容表裏俱直不獨頭容也心先生于心者尤必存先生之至誠夭壽不貳終身不敢有邪心也然而氣稟不齊盖有資質淳美何敢望于先生者亦惟從事於先生昔居鄉校之訓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惟日孳孳俛焉以盡其力將有忽不自知其優入先生學本至誠之域而亦不敢有邪心矣郡守蘭陽丘陵治民事神一皆本諸誠潔而余理刑漕運適按淮陰奉議大夫刑部郎中後學吳興沈彬今年天順戊寅中秋壬午考成適當嚴祀之日記

重修文節祠記　潘塤

嘉靖丙申前守袁公淮毀開元寺爲書院改祠文節二先生禮仍宋元之舊殿仍佛氏之舊閱十載殿日久日弊不肖塤謬承祠事課豚犬子釆讀書其中念非公家之急不敢以煩有司而又非僧廬屋院如世所謂福田者可以餙諸陁那也會莆陽澤山姚公虞以名御史出守政尚風節不令而行乃乙巳春正月持瓣香拜祠下仰瞻殿宇愀然曰伊誰之責乎翌日釆率諸生

請改任公乃召匠氏視功苦凡上雨旁風所乘以受病者悉撤之易腐以堅黜巧從樸改殿閣爲堂舍抑翬飛如鳥伏嚴嚴翼翼實實枚枚又斥其餘葺齋舍治道塗理橋梁不日成之塤乃筮日舍菜遂觴我郡大夫於導道堂之上任而言曰士君子立身文以經緯節以綱維二先生百世之師也淮之人以其道繫天下尊爲鄉先生而祀之而凡吏於土者固天下人也遵其道者也情有所重則勢不得不緩豈其道固當爾邪公爲政拳拳務民之義人之所重者固以爲急而於其緩者獨不敢輕其知所決擇如昔賢之果而達者哉事不煩宮業爲不費財用去虛華之有弊以收實効之可久庶幾乎行王道不近名者哉夫儒者不居佛氏之宮臣子敢擬王者之僭公一改任舍其舊而新是圖既得孔門距楊墨之心尤不倍

聖天子尊師之詔有功於世教大矣是歲五月望山陽潘塤記丁未蜡月南城令前養正齋經師倪潤立石

遼陽備倭記

祝允明野記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在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藳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寇至即相地形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堝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殲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

聞

賜璽書褒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為此皆奉行

陛下成筭及諸將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抑既而　封公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世承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壯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海濵州郡無

歲不被其害官軍猝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今

雙烈祠記

馬騤（淮安府推官）

正德四年冬十月莆田黃公如金以侍御奉勅來董南畿學政首以表勵風俗為己任按節至淮聞弘治間有烈女何氏以不從娼而死又聞成化初有烈婦徐氏以夫溺漕河亦赴水而死謂與烈女齊名檄有司建祠以祀名曰雙烈時騤署郡事適承是命按何氏本泗州人容止莊懿雖小家未嘗妄笑語紡績織紝供女事甚循整父早死母貧病無以存有夫婦僑寓泗上紿母求女為介婦母不知其無子也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徙居淮之滿浦誘以為娼女泣不從私謂鄰女曰渠以介婦聘我我寧死不受辱越數日留一賈人逼女事之女不勝忿乃仰天大哭以刀自刎時都憲張公敷華聞其事即遣吏往按之至則夫婦與賈人已逸去不可得隨命所司以禮葬之而女之冤竟未之伸已而天旱識者疑為冤氣所致郡守楊侯遜為表其墓

祭之天果大雨三日時人異而哀之及有徐氏本淮陰農家質性專一年十九歸大河衛軍申氏曰進克脩婦道人亦未始知名進以挽漕如京師溺死訃聞晝夜號哭粒米不入口既而有同舟者還寄夫之衣知為真死哀號益甚私念幼且無子夫既死即無所望乃衣夫之衣亦投河以死時人聞之無不驚駭悲嘆且其夫為申氏養子乃至以死從之可謂決烈也已其事前烈女三十年而次之於後者以事因烈女而彰故不論其世次也斯二者特一婦人女子耳而其志操決烈卓卓不可及如此今夫士生斯世名為儒者顧有蠅營狗苟於利祿之途伈伈俔俔於權倖之門奴顔婢膝諂貌謠辭恬不為愧使其聞雙烈之風而知警焉則亦面熱内慙自訟而追悔不暇矣奚至無所用恥而顛頓若是耶是舉也非徒表二女之烈實以興起士風而淬礪名節是不可以不紀也祠在府治東數十步許有堂有亭有門門北向亭之前為中門中門之左右為碑亭以是年十一月二日始事越二十日祠成設位以祀之且復其鄰二家以供

祠事

重修烈女墓祠記

潘塤

烈女墓瀕淮水嚙祠圯邑侯徳州王子汝楫過而嘆曰吾責也白諸當路以嘉靖癸巳四月鳩僝功埤厥封域新厥祠宇復居者一人守之鼓名教也郡庠生馬壽圖輩重其事請予記之予惟民函五性其良知一爾何獨至於婦人女子而異之婦人女子稱異則丈夫淺矣嗟乎平居以剄腸自負苟非其人見利則遷見勢則怵見紛華之誘情欲之感則波蕩而風靡卒肰投之顛沛患難饑寒愁苦之中則冤褫黽耄不知所自裁惟死全而苟免者之為計安望其死忠死孝死節義為天常人紀立赤幟哉周衰列國風頹獨衛世子妻以守義見録唐中葉三綱掃地義不受辱者惟竇氏二女紛紛六朝五代如江總馮道朝仇暮恩曾斷臂婦人之不若安在其為丈夫哉夫也不力世道可憂此列女傳所以垂訓於古今天下而叢祠秩祀君子不以為贅也準本禮義之邦義婦烈婦班班郡乘可考豈無聞風而興者乎弘治間有烈女姓何氏出泗

州農家年二八美姿容有僑寓夫婦瞰其母寡而貧且愚可詒也隱其無子委禽焉促其歸挈于淮誘之為倡女泣曰天乎柰何以婚誑我以倡辱我誓死不從翌日夫婦留鉅商逼女事之女知其不免也而佯許之而悅安之而伺其不虞已也遂自刎以死於乎烈哉君子曰使天下丈夫能持此心以往配我劉勝則何勢利紛華之可撓何顛沛窮苦之可戚子可以死孝臣可以死忠夫婦兄弟朋友可以死節義而枉道從人辱身喪已者免矣此無他其良知一也是故崇一烈女而天下之為丈夫者勸於乎偉哉侯以名進士出宰其操心誠其律已正其為政嚴其養民惠其教人一以忠孝節義為本書此特識其大者云

剏建昭邱院記

昭邱院者何曰為
皇眀刑部尚書鄉先生楊公靖住也住者何曰所以昭其賢邱其死也公死百五十八年家無遺孽荒塚淒其墳有感焉白諸撫鎮黴菴應公白石連公潤菴郭公郡守白山張公各發帑給

役募諸鄉大夫士捐貲佐費而都諫楊君龍津力贊之上舍陸生驥力成之經始於嘉靖壬子秋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為屋十有七堂廡庖湢悉具封樹並舉而祠公木主於其中召禪師悟祥司焚修焉奉臺檄也是可以棲其神繼其絕矣乎憶昔四十年前塤以給舍歸省訪拜公墓丞言於前守漳厓薛公治其封塋表其宅兆風衛使王子世祿結數椽以棲招復之孫曰華者守之而華不祿又育其遺孫於家曰存嗣而存嗣亦故於乎天之所廢誰其興之可念哉塤自是奉藏遺像歲時伏臘不輟而今老矣恐不可繼矣此昭郵院所以作也夫自古豪傑莫不以身撐駕宇宙而此身終不可恃莫不以子孫引長世代而子孫亦不可恃歷觀賢聖託其身於子孫以傳不朽而廟食萬世者惟孔孟數子而止自餘雖堯舜稷契率皆託諸人而付之天不子孫是賴公何慊乎哉夫託諸人而付之天豈身外別有機栝而其所以植立之地要皆在我如公者以十年之功業償百年之期以三十八年之身拓千萬年植立之地雖死之乃所

以生之也公之死不暇論要之雷震乎畜木春滋乎堇荼皆造化鼓之舞之以盡神非人之所能知也公當高皇帝朝拔草茆置之巖廊之上不為危抱日月捘之蠻貊之邦不為險晝日三接不為寵終朝三褫之不為辱其所以自立何如也充此心也與此氣也可以塞天地燿古今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矣是故耿耿不昧所以昭蹇蹇匪躬之節而凜凜生氣非烈烈丈夫其孰能之不然何以一坯之土能繫鄉人之思而百年之鬼能倡吾人之義哉唐韓愈祭田橫墓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吾不自知其何心塤於楊公墓亦云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五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六

碑

忠孝書院碑　　胡璉

正德己卯夏巡按御史成君英建忠孝書院於淮陰郡城東門外景先範風後學誣惠得矣初比丘尼寺瀆欲毀君曰毀諸吾固有取焉也夫立教明倫表賢勸世耳道匪是存吾奚于取焉也載觀郡誌若徐節孝仲車竭力養親安貧獨守純心至性古所難能陸丞相君實以身殉國蹈死無悔孤忠峻節人所共聞二先生者皆人

倫之表世勸之徵也爰舉而標準于上所以立敎所以表賢理道得而風規遠矣寺勿毀吾固有取焉也於是改所謂佛殿曰忠孝祠肖像二先生以虔妥之尊儀刑歆嚮往也改所謂觀音殿曰至善堂樂盛德美深造也改所謂伽藍殿及兩序為六館曰明善曰誠身曰主善曰協一曰知本曰居敬處多士之樂虗靜者為之精舍考卒業觀成德也乃總題其門曰忠孝書院識改作之大觀也聞之巡撫都御史叢公蘭喜觀厥成肆命有司歲役二戶以勤汛掃昭久敬也維時郡守盖經始於薛侯鏊訖工於張侯錦而從吏是後則田同守蘭張節推賞也庚辰秋祠既落成張侯乃以記屬璉璉退而思曰君父天也忠孝性也夫人之所不能斯須去身焉者也自夫利害怵心情欲蔽德然後匪躬因心之行薄而勸戒立矣故明德敎者必感人以素心展良晤者必愜人以遠懷二先生之忠之孝固吾淮人之所夙昔霑丐而寤寐嘅想者也於是式瞻肖像而祗承祠事山斗若臨羹墻既見素心不有所感而遠懷不有所愜乎吾知吾淮人者

方將嚮風遵軌亮節勵行以求繼揚二先生之塵芬他日以忠鳴國以孝鳴家者必後先興起增美鄉國多賢之譽皆君誼惠之善也是固不可以特書哉寺舊有蔬圃町畦供養畫有分劑俾皆勒之碑陰碑病弗稱令改勒于成通守實而會其成於郡守朱侯寔昌也

文節書院碑　潘塤

聖人內德行而外文藝惟天地則然是故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非四時之錯行八氣之交會何以經緯而成章山川草木地之文也非海嶽之盤結松栢之堅貞何以綱紀而成化聖人則之是故周公孔子不失臣節三仁二義乃見人文世變而漢而唐代亦有人宋興三百年廉恥養士士亦知恥慶曆以還寖以不競文之弊也皇祐得一趙師旦在郡而四支舉紹聖得一張耒在朝而中氣噓以復二子皆楚產也旦以太子贊善知康州固書生爾當儂智高之叛提羸卒捍賊衛人怯我戰人棄我守危不減宗宛不貿國君子曰烈矣耒名能文章為時所忌以起居舍人請郡兩入黨籍六被放流顧義自守泊如

也君子曰貞矣夫烈非猝至而應貞豈後黷之媒哉迹其累官有執晚節不渝其精神氣魄庶乎經緯天文綱紀地道者也嘉定間亟表耒文節祠學宮奉遷人忠肅陳公瓘合食激頹波輓貞風也既毀于元再毀于我

朝至嘉靖丙申攺開元廢寺為書院仍額曰文節而以康州代忠肅不借才異郡也舊有殿有堂殿曰祠以妥神堂曰遵道昭學也東西列二齋曰崇雅曰養正所以遵道也堂之後為亭曰止水因城陂環碧而寓之意不波以蕩也是後也得請於督撫大中丞周公金巡按柱史蘇君叢而考厥成者楊君瞻也經始於郡守袁侯淮訖工於孫侯繼魯而觀厥成則周侯洪範也皆所以重風教也既復守者一人乃屬鄉大夫少司寇胡公璉予小子塤主祠事而胡公適被召當行塤竊嘆曰國運視人才為盛衰宋家至此若無所於賴乃二子崛起楚州節槩磈磊足以持國𧖴雖病勢莫可救藥然佗日倡文山之風作厓山之氣以收一代養士之功者謂不在斯人乎社以祭之愧天下後世之為士大夫者

也而但一鄉已乎作迎享送神詩以授工歌辭曰

於牣兮魚肥翦韭兮亨葵薦歲事兮椒漿瓊巵閃雲中兮兩旗駕霊駒兮驂驪儼陟降兮在玆嶺之南兮淮之陽參翺翔兮萃一堂曠百世而相感兮我心悲傷神具醉兮徜徉惠我兮無疆爲濁世兮掃粃糠返雲軿兮起起聊繾綣兮逌邐宮碧玉兮河之湀扈江蘺兮搴薜芷朝出游兮夜歸止弄明月兮秋水俾淮之人兮世世欽於梓里

元沂邳東河元帥建武軍節度副使匡公碑

元史官程鉅夫（雪樓）

天子既興聖人之治忠孝貞節之旌徧天下而下邳匡氏尤以挺特聞延祐二年九月三日遂以集賢大學士臣顒請賜匡氏褒德之碑臣鉅夫奉詔爲之文曰匡氏漢丞相衡之裔世居滕後有諱友者與子珎畊於下邳皆甚賢鄉人慕之號其居曰匡家鎮珎娶劉氏生一子曰于是爲元帥公雄勇多智好讀孫吳書仕金爲武略將軍邳徐兵馬都巡使歲壬辰金亡甲午率所

部歸國屬大師大蒜麾下令招散亡還守邳公言徐逼宋北邊而銅郡孟山宿遷桃源濉口皆要地今不早乘勝攻取則徐邳不可守矣帥大然之益兵俾與裨將百家奴進擊不旬月五城皆破獲馬都統王統制以歸授沂邳東河監軍丙申邳人袁萬住亂陰連宋將李統制兵襲邳公出戰大破之獲袁萬加沂邳東河監戰兵馬使戊戌徐守張名叛合宋將鮑太尉等來攻復敗之擒其將丘太尉等二十餘人進沂邳東河元帥兼建武軍節度副使壬子宋兵大入境戰不利死之時年六十五夫人高氏儒家子亦負奇操歲庚子公計事幕府邳賊夏興乘虛襲破邳執夫人以去夫人大罵不屈賊怒拔刀斮面仆地賊以爲死獲免百家奴破賊分其產以畀之幕府名其田曰夫人莊以旌之公死時夫人年始四十五子國政六歲而孤所依惟母一日宋兵暴至母子相失母哭曰天乎吾子死匡氏絕矣我生不如死乃冐鋒鏑求於亂屍中得之幸全中統三年李璮叛宋人伺間擊破邳盡俘邳人國政與母與焉居之淮安至元十三年

宋亡國政率其民三百餘戶北歸從淮東行樞密院判乞烈速失朝于上都賜宴便殿錫以衣服韡帽授承事郎揚子縣丞歷睢寧汶上主簿丁母艱起佐濮州遷睢州判官虞城縣尹歸德府判所至以廉惠稱事母尤極孝母年至五十疾甚刲肝活之復疾復刲肝後數載又疾又剔腦和藥以進疾竟愈母聰明康強年八十九歲而終國政廬墓終喪有麕時至墓所若素豢者郡邑聞而異之曰父死忠母守貞子盡孝一猶難矧兼之耶上其事表其里曰貞孝墓在里之先塋夫人高氏祔謹按昭文館太學士太醫院使完顏致所狀如右臣鉅夫曰匡元帥屢立顯功殺身為國雖三遷官皆出幕府時官制未行也高夫人不辱其身國政克制其孝有司旌之宜矣而國政間關數千里率衆來歸僅得一二州縣世祖之惜名爵可知已國政陸沉州縣四十餘年曾無幾微慭望心不亦賢乎匡氏一門大節焯焯如此然非臣顥不能上達非聖天子不能加褒而褒顯之則是舉豈不君君臣臣哉

銘曰

匡氏維邈有相于漢徙滕蓄懿耕郅遘亂佗佗
元戎沉幾獨斷爰歸有德振旅南輸刈旗馘將
捐軀折判輸忠未究居然永嘆阽危天覆全家
就難蹀血僵屍南遷壯黨婦貞子孝赫焉炳煥
嗣子歸朝素髮州縣德陰報爽玄造難筭文臣
為言睿渥遄渙穹碑既揭河照宿爛抒誠播辭
永激頹湍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楊公神道碑

張鼔仁

淮安新城去東鄙二里許有舊冢一區其纍纍者將與畎畝同其卧碣埋草莽者將與瓦礫同其歲時伏臘隴有祭者有泣者此則凄凄然無一人拜掃與郊虛同凡幾更寒暑矣冢之左右環居者無問老幼蚩蠢咸指之曰楊尚書墓兩城父老有能稱述往事者亦曰柳淮鄉之原楊尚書墓在焉然莫有能閱其窟尋其緒而圖所以繼其絕者正德間鄉後進潘熙臺公以給舍家食慨然任曰是誰之責與於是封其墓起其碑訪其遺孫曰華者于鹽城俾之築室墓門以奉歲時之祭其墓傍隙地有為鄰人侵入者

白於郡守薛公悉還之楊氏之燼幾復燬帝華折矣悲夫謂之數非邪嘉靖辛亥歲熙臺公復白於撫臺捐俸倡義鄉人陸驥輩欣然協謀旣築室數十楹命僧人居之以守常祀復樹石道左用表公大略云公諱靖字仲寧山陽新城人也洪武十八年第進士

國朝先是淮人未有登進士者淮人第進士自公始釋褐授庶吉士歷户部左右侍郎十九年擢尚書二十三年改刑部尚書階資政大夫安南歸復改左都御史淮人自國朝来名位咸烜赫弗絶而公實倡之即是亦足為公重固不宜泯泯如是况墓志稱公素有大志頴悟不凡平生負忠赤自束書入京不十年位崇台輔猶以為未盡所志踰海嶺抵絶域欲立奇功以自表見於世南畿通志復載公資性明敏有識善敷答理刑平恕

上數奬勵給兼官俸然則公之為人可謂光明特傑為一代名臣矣使公生於二十年之前其翊運之功當與中山開平並稱而禮樂之事或可以厠於大平浦江之列是未可知也公卒之

日作絶命詞其略曰可惜跌破了照世界軒轅鏡可惜顚折了無私曲量天秤可惜吹滅了一醆須弥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縁定墓志謂其一玭不察齋志而逝夫公之死說者雖未嘗明言其故而其節操氣槩是寧烈烈而死不泯泯而生者使公不死於洪武丁丑之歲而得與於靖難之師其守死之節又當與周是修黄子澄諸人齊名矣然則公不先期而生不後期而死者皆不可不謂之數也烏乎公之墓在淮公之名在天下公之威信在遠夷但甲第爵位爲淮人開先已邪復系之歌曰墓之西兩城屹立兮墓之東蘜華爲溝前挹乎白馬射陽諸湖之勝兮後枕乎河淮沂泗之流封之四尺兮崇然斯丘公之神兮與陽侯同游公之名兮與山川竝留奚必於瓜瓞螽斯而後爲孫子兮凡可以延祀事於弗替者莫非斯人之儔

檜泉先生遺愛碑

明石玠（戶部尚書）

河陰令山陽張先生於弘治四年春三月上書乞致仕踰明年七月始得請即日戒行百姓懷

之立石縣廳以紀德愛蒙城石玠曰天下事惟至誠無偽者能成之而其民亦惟至誠無偽者能感之故易中孚曰豚魚吉彖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人能無偽雖豚魚無知之物亦可孚格而況於人乎昔韓退之守潮而驅鱷魚之暴魯恭宰中牟而致桒雉之馴不無以也先生治河陰六年政善而民宜之百姓被其澤而不知其力多矣既去乃皇皇焉如失父母作是以彰厥愛嗚呼於此然後可見天理在人心其不能泯者如此玠許其請而樂言之按先生諱素字玄鄉晚號檜泉世淮之山陽人篤實孝友絕不喜遊狎孳孳讀古人書無間朝夕初志惟欲擢進士為行人使於四方觀山川風物而廣其志趣作為文章詞賦以鳴於天下而後已柰之何造物不齊僅小遂於應天府成化乙酉科鄉試而累不利於甲科至終身有不得焉處之裕如也成化丙午拜令官適河南境內值歲荐饑老弱死者相枕藉於道路而生者亦未易以自存河汜鞏偃之間尤甚

朝廷雖遣大臣發

內帑以賑給之而流移轉徙者日不能止先生來知吾民窮困如此其極乃推所學於政事之間去先年一切苛政深文而務尚寬大非公家事一毫不科派於民事有不便於民而因以爲故事者雖藩府檄文再至而終不應又爲請除減之於是瘡痍之民賴以甫定而其蒞政立濃一出端簡民有爭訟者使各盡所言別白曲直而笞遣之有隳廢職業者士教以學農教以耕商賈教以勿遊戲百工衆技教以精乃藝而實以身端之也不用苛猛之刑以傷民生不事土木之功以傷民力不爲迎送之費以傷民財不狥好惡之私以傷民情也要之先生之心大率直欲吾民無一之不得其所如古循吏卓茂陽城所爲者足矣若矯情立異以邀皎皎之名好大喜誇以張赫赫之功尋微摘細以逞察察之聰雖曰得大位享厚祿有不爲也故化行刑措百姓悅服溫然如載春陽忻然如得父母妥帖安泰如出陷阱而居室家也非仁者能如是哉性喜觀物理善詞藻平生所作詩文甚多有檜泉集若干卷縣治北去十餘里有山曰廣武政

暇與斯文知己者時登於上覽大河感秦漢興亡之迹及山林田圃之事形於聲詩而相爲咏酌焉實又有得乎醉翁登滁山之樂之趣今其去之君子之心固得矣民豈忍乎哉樹碑紀愛亦其無偽之應耳否則不能也噫君子之澤愈久益長他日斯民覩峴山而望甘棠必有爲之墮淚而益詠者矣玠也粗述其事而復系之以銘銘曰

檜泉先生河陰縣侯幼學壯行徳富才優雖未伸於甲科實有惠於中州行已惟恭不妄不浮莅政惟平不剛不柔開士路之荒榛拯民命於塡溝方其教化穌洽民事咸休賦髙辭以歸去民雖永懐而不能留愚謂今士夫節操之正行誼之美如先生者當爲第一流勒碑刻銘允無愧於前修

祭文

初主文節祠舍菜告文

潘墳

於維二先生經世之文殉國之節若當時用其道則胡運可遏使後世哀其志則宋事可說今世何世得士大夫而維持之元氣不脫吾又何

人率子弟而歸依之瓣香敬爇於乎尚享

文節祠時祭告文

偉矣二公節義文章鄉社小子皈依門墻時維仲（春秋）式薦豆觴而旂旆旆竝駕洋洋維神其饗之

重修文節書院落成釋奠告文

於維二公文章抗氣運節義扶綱常人心之的世道之防所謂鄉先生可祭於社而萬世下仰之爲景星爲鳳凰前朝祠於學宮而迭廢近乃毀滛祠以祀與忠孝二先生竝峙而表揚夫何佛殿巍峩非夫子之宮墻而況風雨飄凌兀神棲其徬徨幸逢賢守解而更張其度維新其道彌光豈惟妥神明之棲抑亦為士氣之倡某既聿云耄學道未遑庶幾二三子有所興起将奮迅而激昂工既落成式薦豆觴仰瞻雲旗来格来享

昭邨院成祭鄉先生楊尚書文

鳳麟瑞世其出不久景星慶雲見者亦偶望八十遇主能幾何時羅十二相國未聞白首曰氣數其有常抑神理吾莫究天無心兮職生殺以

運化機君灋天兮操刑賞以定休咎吾淮漢有韓侯明有我公雖文武異用皆千人之傑萬夫之雄生也各畢其志死也莫測其所從千載而下有能發韓侯是非之隱百五十年來無人白我公枉直之蹤爰考實録與通志知公致主以道體國以忠高帝喟然惜士皇天悽其慘容慭遺孫付之鄉人以興以繼畱荒塚至於今日乃樹乃封倡義作昭邱院以崇奉僉謀與韓侯祠而並隆蓋其始也天道未定適逢其變而卒也人心不死欲表其功於乎日月明而遺照風雲散而開霽事久論定取大捐細身世短兮流芳功業著兮永世是乃不顯之光不期而遇者也酹一觴以告成導兩旂而臨祭至誠感神庶幾歆慰

論

韓信論

宋陳亮（節度判官）

必有天下之大志而後能成天下之大事夫以天下之志素存於胷中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

心而其志慮未始不為經國之謀也一旦見之於有用而施設措慮雍容暇豫而不少亂致君堯舜之心藏於莘野耰鋤之時遜志典學之訓蘊於傅岩胥靡之日故能屢三聘一德之隆而不愧置左右朝夕之啓而不怍大凡立天下之大事者非有天下之大志者不能也韓信以寄食之貧跨下之辱無資身之策無人之勇拔之於連敖治粟之職而為登壇具禮之大將怡然居之猶其所素得至於定三秦虜魏豹斬陳餘禽趙歇戮龍且降燕弱楚動如其意若摧枯拉朽而莫有能敵之者皆其經綸之志素存其中豈偶然之所能耶吁供帳如王則大喜淮水之捷則折屐惟胷中素養之未純故於或然不虞之頃未有不亂者也大將之拜信豈忝哉

又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闕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為也至若敵人去已

不遠籌筭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為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筭則進少有筭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来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迺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為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

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内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絶其後進退不可謂死地矣内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鬬而況敵内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畱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鬬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屢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

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肰其勝常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肰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而後可以當之他人則愕肰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為人亦足以為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真以為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肰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

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還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筭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又　　朙趙弼

蕭相國知韓信國士無雙薦于高祖築壇拜爲大將信乃竭其才力取三秦虜魏豹斬陳餘禽趙歇下齊地斃龍且卒滅項氏以成炎劉之業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拒武涉鼎立之言不納蒯通相術之說豈其負漢之心哉天下既定剖符受封亦欲傳於子孫也纔及三年人有告其反即僞遊雲夢以禽之降封淮陰侯信以無罪見執寔有怏怏怨望之心矣因舍人變告與陳豨有私謀之言及陳豨反高帝討之呂后與蕭何謀紿信入宮賀使武士縛信斬于長樂鍾室夷其三族嗚呼生殺之權在於一人焉有人君在上后妃擅族開國之元勳乎信果有反狀既

已就禽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可也呂后專殺韓信又聽其言醢彭越牝鷄晨鳴以致禍亂此即後日僭竊天位之蝺也漢之家灋如此大綱可謂正乎且漢室初興德信未孚于天下既以詐僞而執開國勳臣又以詐計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故叛者迭起夫何怪焉文公先生綱目書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因怏怏無聊以陷于此素非有反心也故綱目不去其爵而書殺非予其討有罪乃所以惡呂后專殺云耳此文公之微意春秋大灋也

說

前輩風範　潘塤

塤爲諸生時將郡傅吳先生命往見鄉先生憲副行素韋公（斌表賢）先見其二子（元暉季晃）通刺公出面西南塤拜致郡傅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命其子延坐啜以茶塤它日爲給事中歸謁行太僕貫初顧公（達存道）公時年七十有六聞塤至衣冠扶杖出塤再拜問啓居公引之上坐三讓

塤遜避至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懼然以杖戳地曰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清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公（素玄卿）乃先謁倉曹同年戴君（冠仲鶡）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幸爲冠先容塤晨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塤拜公並受扶而起塤則再拜公嘖嘖有歎勉語倉曹退塤復侍坐頃之奚奴拂几案出殽蔌各二罌酒三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塤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日飯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意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輕接貫初雙槐尤索居離羣意更瀟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遲十五年已傾遜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偃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畜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

也非某之所能及也或曰見行素墳少也賤是不然使公居今日接見少年輩能復如前日否耶

前輩議論

墳丁卯領鄉薦郡守雪巘趙公（俊克用）書一聯以贈耴功名富貴屬對先孺人舅氏少司寇虛齋葉公（贄崇禮）過而見之歎曰纔出門便教以功名富貴墳聞教悚服明年登甲科又明年拜給舍歷官都御史而罷二十年間富貴無心功名亦薄東塗西抹迄無所成而時不我用矣謝政歸來掃墳墓葺田廬為終老計力耕餬口不長尺寸每思教言益增悵惋安得起公九原下印證此心事也

考

陸丞相墓　　厓山志

潮州府志載宋丞相陸秀夫墓在今饒平南澳海中嶼上石碑尚存按宋史本紀元兵破厓山秀夫負衛王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餘萬人與秀夫傳詳略少異然皆不言有得其尸以葬者先是楚人龔開為

秀夫立傳且曰其死事得之尹應許尹得之翟國秀翟得之辛来華而秀夫在海上有手書日記藏鄧光薦家數從鄧耴之不得故傳所登載弗能詳史亦言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授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從知故世莫得詳海上之事金華黄溍在金陵客有来自番禺者頗能道厓山事多龔傳所不載録其語附于傳後溍後入史舘故國史多録客語史成光薦家始以其填海録等書上溍據其與所聞異者附注于舊文之下以補其闕逸録言張世傑命小舟取幼主入已舟秀夫懼世傑舟不免或反爲人所賣被執辱於是擁之負璽綬自沉世傑與蘇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潮而遁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追兵不及而還舟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彊之回廣艤舟南澳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登柂樓露香以祝風濤愈甚墮水死諸將焚其尸函骨葬潮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洋為其下所殺而本紀言世傑知

事去抽精兵入中軍大軍至會日暮且風雨昏霧四塞世傑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去秀夫走衛王舟負王投海以世傑遁在衛王秀夫未死之先與録所載不同夫以世傑之忠義如此豈有棄其主不顧脫身而先逃者哉世傑傳又言世傑奪港後還收兵厓山欲奉楊太妃求立趙氏後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亦與録異又不載諸將收骨而葬之事大抵史得於傳聞録録其所目見者也當以録為是秀夫墓其必浮尸出海而其下有負骨以葬如葬世傑者歟余来潮聞海上有侍郎嶼秀夫墓所在也亟遣人往訪其碑已不存莫能得其處余讀秀夫傳至言其海上時事每時節朝會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輙為之淚下不能忍況於秀夫體魄所藏舊志可徵昔人葢有以衣冠葬者就其地封而表之亦庶乎有以慰忠魂於不死也哉嗚呼人生而貴且富者何限未幾聲消跡滅丘墓所在樵牧不禁者多矣而秀夫死逮今二百餘年海嶼之墓亦未知誠然乎否也然人

談及之者莫不為之慨慷激烈若凜然生氣之猶存忠義之感人心有如是夫

又

按史及志俱不載秀夫浮尸出海其下負骨以葬事故世鮮有知其墓之所在者也余一日檢閱潮郡舊志云宋丞相陸秀夫墓在郡城南海中嶼上石碑尚存與一統志同次閱新志云聞海上有侍郎嶼秀夫墓所在也碑已不存莫能得其處夫舊志脩於成化間碑刻尚存使當時有有司之賢者封表而顯遂之當照耀乾坤垂于無極矣曾未數十年碑失而墓遂湮使一代忠烈遺魄與草木同翳噫是誰之過與余深悼焉紀之以詩

海嶼墳傳陸侍郎
一碑誰為誌幽藏
如今碑失墳何處
海水遺悲一樣長

承命求陸侍郎墓訪得本郡有高士陸大策者為童稚時得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尚有忠貞神主在堂又有墓在澳山北青徑口及譜存焉惜乎譜遭兵燹不完存者僅二葉耳亟索而讀之公諱秀夫字君實謚曰忠貞乃楚州鹽城人

也後徙家鎮江宋景定初進士性沉靜不苟求知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處李庭芝鎮淮南辟置幕中擢以參議德祐初復擢禮部侍郎使軍前議和不就二王走温州追從之益王立福州進端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濵每朝會閒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因以陳宜中譖遂謫于潮公四子有曰縣者好漁獵而放跡海島縣以壽終于潮而未破爛不知所云其二葉有水村劉壎詩一章云天地無託足海天同隔光明知復何為不忍隳三綱裸薦覲少延謳歌寧遠忘或者莒在齊聊且帝一方竭歷意委頓臣謀非不臧運去天莫留力盡心彌彊終不負吾主名義天地長懷靈隨龍游舉意水中央斯人文華士乃爾百鍊鋼機雲儻通譜應羞朝洛陽又家藏廣陵牡丹卷破爛已甚詩讀不能句後偶見白石樵唱稿乃宋淳祐閒林霽山所著中有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云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大業又於丁巳年行吊海邊陳秀才家默念其宗在彼也因詢問鄉人此

有陸氏何在或答云陸姓住于沙岡其地相去不遠又云此陸皆宋陸丞相之後也今學士館基址尚存時大策直造其地請陸氏老者見問曰翁子孫有幾祖居何地家世復從何而来邪老者曰自宋而来吾乃陸學士之後也自祖居于此其後子孫散處有家城南者有家城東者大策曰翁自稱陸氏之後有據乎老者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基遺址也其蓮花石礎約丈許天井堦闌次第如故大策曰我聞陸丞相盡驅妻子赴海寧復有子孫乎老者曰自先人相傳陸學士有一子好漁獵被逐遂家海島後學士奉宋幼主於此澳識其地也老者言訖大策始告曰吾正城東陸也老者設飯以待大策而別生得此甚喜但云墓于澳山北青徑口盖此一處海面有隆南青深四澳青徑口又不知屬何澳也今大策既為陸侍郎後即當遣人并强大策親往必求其所謂青徑口者其劉水村天地無託足一詩說出陸秀夫忠義肺肝與夫天運所以不可為者似可釆入新志又林霽山題陸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廿一絕

甚精絶釆否希擇之儻墳竟不可求生當於韓文公祠堂左山下稍寬平處構一祠專祀之庶忠魂得以少慰焉（潮郡守葉元玉復張詡求陸丞相墓書）

跋

題宋歐陽澈告身後　明楊士奇（大學士）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乢誥其褒卹之命也盖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朕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絪言和議何兑言馬伸存趙之功粱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乢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吴訥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傳後有元文宗時龔璛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子敬云公孫亨啓以時修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采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閫不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

少卿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爲學士制使何不立附傳于理廟實録後乎豈在趙葵師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弗附邪抑史氏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文炳命李槃取宋實録等五千冊北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何弗録邪元累朝欲修三史以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詔修之命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摭鈌遺老啓名迪公四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符姚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亡誼僅比陳壽三國志爲三史廉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吳附録若遼金則陳桱子經通鑑續編已大書宋諸帝爲正統而分注二國記年於其下矣嗚呼夷狄入主中國實開闢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
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洽有以宋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令方持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鈌文方當考訂寶藏俟時以獻

氷壑遺藁跋

梁穀（吏部主事）

熙臺先生以其大父所著氷壑遺藁見示思巧而語工如春日秋雲曲盡體物之妙而優柔𢾾厚綽有大雅之風焉予讀之再日夕乃掩卷而嘆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後其信然矣乎世方以學杜爲工其失也舍舂容而趨嚴急事粉飾而遺情興其來亦久矣豈意喧啾之餘而聆兹和粹之遺音乎盖嘗竊諗之心氣厚者其言自不能以薄心氣和者其言自不能以戾夫心與言德之憑也和與厚仁之符也氷壑雖九原不仕然即是而觀可以論其人矣而熙臺之所以昌大於今日者抑豈偶然哉當其爲司諫也批逆鱗剪大憝竟以此謫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以爲瑰奇豪邁人也及予識荊於神都以逮受知於山左則見其文章政事皆能以道德爲指歸盎然春融温然玉潤精義密察而温良博愛宛然有氷壑之家灋焉傳曰源深者流長膏沃者光燁是又可以論其世矣潘氏之澤其方興而未艾乎則夫子之所以仰止徤羨而不能自已者豈直以其篇什之美而已哉故

爲之跋數語而歸之知言者其以爲何如

又

潘塤

於戲此我先大父冰壑先生遺藁也平生精力此固未盡要皆情之發也興之寄也聲之遺也神不在茲乎唐詩人賈島嘗祭其所爲詩曰吾精神在是而况祖考之神存乎詩敢不敬乎我先大父才高志節高乃僅以一舉博郡之貳職凡所履所遇所感要未必皆同而情繫之矣情感乎興發乎聲此詩之所以昌也既昌其詩乃嗇其壽不俾爾耆何嗟及矣肆于今違養踰四十年詩帙散亡存者什一塤不肖深以爲懼乃手錄四卷付之沐兒奉以從宦將謀諸梨棗藏諸家廟以傳我子孫會寅長左轄攝川郭先生克諧過而讀之歎曰韶昔官淮之漣水聞冰壑之風舊矣既而獲見吾子又兩省同官獲交吾子猶夫尚友冰壑也茲乃獲捧讀遺詩蔚然而文者在手鏗然而鳴者在耳靄然而多態度者在目即已神交乎冰壑矣幸哉請爲子托之於木以永其傳以昭吾冰壑之神以畢吾子之心可乎塤曰此不肖之幸也遂再拜而授之

手帖

蘇東坡帖

軾啓仲車先生臺下適辱奇篇伏讀驚歎愧何以當之以太守會上不即裁謝繼枉手教益深感怍晚來起居佳勝公窮約至老居甚卑而節獨高軾忝胥過分實内自愧相見不免踧踖来示何謙損之過也迫行不再詣惟厚自愛入夜草草不宣

黃山谷帖

次韻仲車年兄喜董元達訪之作南郭篇

董侯從軍来意望名不朽款門拜徐公在德不在酒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粲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令篇

秦淮海帖

觀再拜仲車教授先生座前昨日幸獲參晤極慰久企之懷宿昔伏惟尊候萬福觀本欲詣門下請辭適鄉人喬吏部約同行小官迎親遠涉畏途且欲籍其徒御之衆遂挽舟出關以此不皇前詣先生素見知愛必不以為責也食遠言侍敢乞為道自重千萬千萬不宣

張兗丘帖

未拜上季春極暄恭惟仲車教授先生尊體起居萬福未向羅宣州到京蒙除管勾明道宫尋便居陳僅半年餘卬頗優游今年閏月初忽捧告命謫監黃州酒稅仍落職遂出陸自陳入蔡自蔡入光遂至貶所黃在大江上風土食物却相得太守乃楊懷寶與之親舊通守山陽人也真長者謫官之幸未畢體亦頗健新婦以次各無恙職事亦不絕冗公私既無事事中亦泰然其他外物應自有命非人能與也先生以謂如何有以見教乃卑誠所願也未由參省伏乞順時保重

鄒道鄉帖

浩惶恐再拜浩鄙人師仰道德之重久矣官守廣陵雖密邇絳帳顧未嘗望履不敢輒上問日者幸甚奸叩典謁先生辱而見之獲聞至言豈直慰素願哉永以矜式庶幾自脫於苟賤不廉之地也感激感激

浩惶恐再拜昨崔礪宣德赴官江東經由廣陵出先生詩一編示浩自惟坐井觀天曾不足以

窺秋毫萬分之一輙忘鄙陋嘗書編末先生既有意收而教之矣敢以上呈亦以表素存之誠也若其浼瀆賜罪與否敬俟尊命

書先生詩編之後

古人往矣名空存爾来冠帶誰其倫語言淵騫行踽蹻俛仰不愧何續續先生道義完且潔去彼取此非今人事親豈但綵衣戲刻木定省長悲辛拋官郤掃醉經史胷中無復留纖塵履穿袍弊突不墨虀鹽與粟甘清貧自從秀髮到白首造次於是如一晨當知有昊惘澆散先生故出援斯民嗟余稟賦雖不敏管窺偶幸知所因講聞先生亦已久云為輙以書諸紳竭来廣陵兩閱歲所得比舊尤加親此篇雅什盈數百覃思成誦驚余神恍如聽樂周太廟黄鍾太呂皦且純又如典瑞出圭璧璀璨溢目非玞珉偉哉固足信萬一髣髴想見容彬彬吾皇圖治急遺逸空谷相望推蒲輪先生高卧焉得遂細札匪日須嚴闉重慚韁鎖脱無計洒掃猶阻致此身願言師瀍不少懈異日有立逃湮淪

蔣頫叔帖

次韻仲車見示之作

聞道揚州掾新承雨露恩青衿典鄉校華衮被王言踐履躬無玷持循論有根祗應来學者從此造淵源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楊龜山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款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雜著

季布止伐匈奴　明胡廣（大學士）

單于嘗爲書嫚呂后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以噲言爲然獨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

噲柰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揺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臨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爲利愽哉史稱布爲賢將其或以此歟武帝時王恢建馬邑之議韓安國屢難其不可使武帝肰安國之論則邉釁無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紀後亦必無輪臺之悔矣

陳平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吕擅權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與太尉深相結爲畫吕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吕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事機未決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爲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王諸吕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紿之得以成吾謀乎不肰平之深念專

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阿呂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乎

韓信為將

韓信擊魏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軍曰栢直也信曰竪子耳遂進兵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觀此則知信之善為將矣何也夫兵力不患不敵惟患將之與吾敵也兵灋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信知栢直為將始輕其無能遂進兵成功使魏當時用周叔為大將則信必不敢輕進又必思所以敵之縱能破魏亦必費力不至若此之易周叔雖不見其事跡蓋必能將也雖然信雖輕栢直猶用疑兵設伏以計襲破之其肯真易栢直為竪子徑前而與之搏鬭乎始而問將繼而用計終而破敵成功審彼審已而後動及其破趙窺知趙王成安君不用廣武君之策乃敢引兵遂下使成安君能用廣武君之策則信必不敢輕度井陘之險又安能有泜水之勝乎觀其戰勝攻取鮮不用計此之所以為善將也後之人舉知信之為善將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善

将之道往往不能如信之必勝而多取敗也

徐節孝二反　蘇東坡

志林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肰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六終　卷後續有補遺

補遺

塤頹齡末學以一寒暑之力遠討前古能無掛漏因續有見聞作補遺以啓来者

先賢行實

記徐元張旺史整　胡廣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弑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虜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

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傔人不預焉倣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高景山王全來求釁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陳桱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爲宋乃不能採又不得一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桱之書濃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爲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流寓

荀卿列傳　　太史公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来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

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啚　狥如莊周
等文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淮郡文獻志補遺終

後敘

熙翁大老志郡之文獻既成獻若
干人文若干首揔之爲書若干卷
大較居前代者什九我
朝者什一么蓋寥然而歎病今之、
詳也夫淮爲畿輔

化名英爲踵生數
孫哉頎茲乃僅、然是載筆
責也公爲斯懼因搜逸考異奮然
而爲之以捋數十年之舊聞積志蓋
嘗牘於府柬於庠偏諭鄉之遠
近頎孔德以前無告也是世家者
之責也嗟乎國史既湯郡乘更舛
人文會蕞未之萌牙使公以無藉
爲而廢無告爲而廢則弁是什一
者將侻歸之泯如又何以對古詞
來博大昭明若斯也哉嗟乎
宇宙即有此邦幾

所熱庸情所營者

一發是志天壤俱存也已

其人耳誠而人矣當必有然

執簡為侯之又何慮於泯乎　志之未志也以無志為懼志矣還以不發是志為媿賊子夙承公教今又與聞公論竊知公心者也書于末用敢為公望之

山陽後學吴承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华古籍保护